東選品節 中

序 下 説 論 傳

東選品節

序

春亭先生文集序以權踶

古者有採詩之官以觀民風蓋詩者心之發而言之精故其感人也深而王化之汚隆世道之升降亦著焉吁詩道之用何可少哉春亭卞先生天資明敏學問精博年未弱冠師事圃隱陶隱二先生及我先人陽村文忠公大為諸公稱賞華聞日播由是優遊侍從恒任文翰一時詞命多出其手而文辭典雅高妙尤長於詩清而不苦淡而不淺可謂升諸室堂而無讓於古之作者矣我 太宗殿下擢置宰輔言聽計從而裨益弘多今我 主上殿下尤加眷待昵侍經幄雖生知之聖無

侍於顧問遜志之學實深於倚重而先生嘗作新調歌詠 兩宮
之慈孝形容一代之治切被諸律呂垂之無窮又豈騷人墨客吟風
嘯月者之可及也先生文章事業亦可謂卓卓矣我 殿下萬機之
暇追念帥臣惜其遺藁湮沒下集賢殿讎校 命慶尚道鋟
梓以廣其傳其所以崇儒重道好學樂善之德高出百王
萬萬也奚採詩觀風之足言也嗚呼至哉臣踶濫承 上命不敢
以不文辭爰書以爲序云云 資治通鑑訓義序○安止 上御景福宮之思政殿日
開經筵廣延儒臣講論治道無書不覽無史不閱皆有以究
其蘊而極其精矣一日 命大提學尹淮等曰本國文籍罕有史冊
尤鮮學者難於講習誠可恨已經書則昨蒙欽賜性理大全若

千策訓解精備句讀詳明開卷瞭然無可議者顧有資治通鑑全帙本不多有其箋釋未盡其鈔本注過乎簡源委胡註傷於繁集覽釋文失之謬皆未免有牴牾難合之病不可不詳覈而一之也宜集諸家之訓詁據衆論之精華芟繁釐枉尋其文義辨其節次隨事挾註以便觀覽於是擇文士之有才學識鑑者聚諸集賢殿分科責成繙閱紬復仍賜筆札紙劄參酌舊解旁采羣書事窮始末而隨以演釋字究翻音而校之點畫起自晚周訖于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行事之迹馳騁上下靡不尋源泝流探根核實而莫敢以臆決皆取自 睿斷故名之曰思政殿訓義是編垂成將印以鑄字而 命臣序之竊伏惟念此書真經世

之龜鑑也為人君而不究乎此則無以知治亂興替之由為人臣而
不究乎此則無以知忠佞進退之道我 殿下灼知是理親加讎正勅
成絶代之要典以為學者之指南噫 聖上右文興化之懿垂世立教
之美深得夫資治之奥義豈特成之一時行之一國而已哉當与乾
坤而並久矣第以臣之荒蕪末学欲其賛揚盛美正所謂畫天地
而參日月也然獲忝編輯之列實為難遣之幸故不勝懽忭踴
乃敢書其梗槩以裨發揮於萬一云爾
龍頭會序 權擥
龍頭有會尚
矣前朝中葉以来盛行之為斯文勝集也及我國初蓋未遑焉厥
後因循不举去壬戌年間我先人止齋先生慨念隆平盛世斯文
久事無大於此有志復古倡義請於斯文諸老趙領樞末生首

行禮我先人當辨會家適有故安泰贊崇善繼行之乙丑夏
我先人未及辨會而捐館自是遷復輟嚮越七年庚午冬僕
以不才濫占泮分且幸且悲竊念是會也真太平氣象而斯文
盛事也其興與廢實係於我先人之存沒故悲不自勝必欲遂先
志而俾余悲者久矣不幸國卹相仍遷延未敢方今 聖上以聖
文神武之資應天順人勘定禍亂文致太平治道迺隆復越千
古然而宵旰之際猶慮文風不振日召師儒招諸生詣闕下親臨
講究亹亹忘倦其崇儒重道高出百王萬萬也若此國家閒暇
聖主興文之時不復斯文之古以賁飾太平之治是終無可為之日
也且今河東公當 太宗大王以弱冠擢壯元又於 世宗大王覆試

又擢狀元歷敭中外位登台鼎主盟文席位冠百僚柱石巖
廊山斗斯文豈照耀一世而已哉及公之無恙請為文會之首
亦斯文大幸也廼卜日遂邀河東公 領相河東府院君鄭公 以下各年榜首輩
設小酌以續古人高躅非特為勝事之張本亦欲裨補右文興
化之萬一云○ 奇正圖譜序 ○李純之 天順己卯冬上御便殿召臣出示御製
奇正圖譜與外篇謂臣曰昔在潛邸群兇肆毒靖難之志
自不容已發憤激勵之餘偶著如此等書然今觀之似乎有理
外篇則他時所作雖有駁雜陰陽奇正之道亦寓焉可因為
格致之階而無所用心之者鑑戒也但是篇中課命之法引而
不發爾純之可與崔灝元纂集課命諸書刪煩撮要仍作假

令使初学者易知也臣等退而略記五行範圍三天之數与夫星曜禽演紫微諸法之起例其初学有可疑處逐條作假令以進於是 睿斷筆削定之 賜名曰奇正啚譜續編附于啚譜外編之間 命臣叙其顛末臣純之竊惟太極之判必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數有是數則囿於五行五行所寓只是陰陽奇偶耳日月星辰天之文而陰陽具焉山川草木地之文而陰陽具焉詩書禮樂人之文而陰陽具焉春夏秋冬一歲之陰陽也朝夕晝夜一日之陰陽也初正刻分一時之陰陽也動靜語默非陰陽乎呼吸屈伸非陰陽乎以至聲音之清濁高下字畫之左右橫直亦莫非陰陽也蓋奇正即

陰陽而陰中有陽〻中有陰奇中有正〻中有奇相生相成變化無窮也今不曰陰陽画而名奇正者兵法不出於奇正故一時特主乎撥亂返正之志而假象棊子法偶名之耳非如博奕者專務戲謔之比也要在使人明陰陽消長之理窮生旺死絶之源推災祥禍福之由通勝敗吉凶之道毓〻業〻而歸之於中正而已若能體此則觀画書者達理數當戰陣者用奇正知命而安分遇災而益戒無所從而不用其極也然則是書之作大可以知天地之變化小可以察草木之榮枯人命脩短家道理亂兵法之常變謀猷之臧否孰能逃於範圍之外哉或者曰篇中並録課命無乃煩碎舛錯乎先賢亦云筭纖用則欽釗何有巢

穴處而居蓬何居長平坑卒要非并犯三刑南陽近親何必皆
當六合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覘人材識議如此課命不
足信也曰不然凡草木禽獸之微亦各有賦命焉況人為萬物之靈
豈無貴賤壽夭之命乎自漢以來祿命之書盛行於世通人智士
未嘗不以之占注而窮來而脗合乎造化運行之妙是殆不容以識
議忽之也嗚呼羲文周孔四聖之易因是畫而益闡太公孫吳諸
子之書亦因是畫益彰尤以見聖上精明性理之學神妙兵陣之
法創物之智至矣盡矣乙○八家詩選序 戊三冊 余一日得邇懶堂所撰唐
宋八家詩選楚香懋襟主復者三敬再拜稽首而言曰詩之體有
古今之變而學者所共業萬世不可易者其體有四焉雅頌騷

此古詩律詩是也所謂雅頌者出於聖人之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
騷此則朱子之楚辭古詩則劉履之選詩世之學者亦知宗而尊
之矣至於律詩選者雖非一家然其所取不過抽青配白柔脆筋骨
之是尚大雅君子不屑焉伏覩是選於八家外餘子之作皆置而不錄
其所刪擇至精且嚴度越常情遠哉然而古今之遠作者之多而今所
選止八家詩而取於八家者又止乎若干首或疑其取之不博也其所
作苟非發於性情而關於風教善与惡不足以勸懲人則皆在所不取
嗚呼詩至於周為極盛而聖人所錄所以立教者才三百十一而歷宋
蘇李之後詩賦之作倍於周矣朱子劉氏之所校錄亦各不多詩豈
多乎哉蓋不多也今是選也擬名賢之佳作補詩学之闕遺使今之

人後之人知詩騷之餘韻有所感發於懲創其亦聖賢之志歟三
同親覩盛美不得不為之說於是乎書○○八家詩選序 朴彭年 夫天地之間一
氣而已人得是氣發而為言辭詩者又言之精華也是故觀人詩
歟可以審天地氣運之盛衰余持此論久矣匪懈堂與諸儒士選
李杜韋柳歐王蘇黃八家之詩凡若干首釐為若干卷僕竊得而觀
之以為詩自風騷以後唯唐宋為盛唐宋間之所謂八家為尤傑然
宜匪懈之勤之也然天地之氣難盛而易衰文章世道亦與之升
降宋不唐唐不漢漢魏漢魏不風騷雅頌如老者不復少唯豪傑
之士乃能出類拔萃不為時氣所變化齊梁之末詩道衰矣得
唐李杜氏而復振韋柳從而和之至五代又衰得宋歐王氏復興蘇

黃天淡而繼之今讀其詩想其人千載之下使人起敬吁其盛哉

然詩家獨推李杜為稱首韋柳以下評論紛紛是亦不可以不知

也噫觀是選者苟能磨礪洗濯以變習俗之氣泝黃蘇之流

登李杜之壇以入於雅頌之堂則庶不負今日編集之意矣尚勉

旃。○北征錄序○李克堪 天順四年秋 上以毛憐衛野人辜恩負德屢犯邊境

不可諭以文告命左議政申叔舟總諸將往征之天威所加有征無

戰凱還上切告于太廟班賞壯士命臣叔舟臣克堪若曰戎醜畢

熸氈廬一空慶莫大焉爾等其錄征討規模次第為一書以示

後嗣令不忘武功焉 聖慮淵遠矣錄成以進命臣序之臣竊惟兵

也刑也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誅不德詰暴亂因其罪而加之大則干戈小

則斧鉞不過為吾民而除害也我 太祖起於朔方奄有大東自在
龍潛諸部野人畏威慕德靡不趍附以至効力戎行宿衛周廬
太宗繼緒聲教所及無遠不届 世宗承二聖之業光而大之頑兇
畏慕帖服不假怙強陸梁如猛哥帖木兒管禿父子亦皆消縮自
底于亡於是沿江置鎮至于海口巍然赫然莫敢誰何西女真李滿
住等梗化不順 命將征之蕩平窟穴剿巢既傾諸種震慴我
殿下制平內亂光紹丕基大化文明鴻恩溥博窮髮之鄉悉受
約束喁喁面內奉琛稱臣滿住亦革面投誠遣子入侍不意東女
真兇酋浪孛兒罕違犯邦憲構衅邊將自干天誅餘種扇動
妄謂次及蛇結蜂屯自阻聖化乘間竊發為邊禍不止尚猶開其

自新之路甲以赦宥之恩威可以懾而不知懼恩可以懷而不知感
赫斯之怒豈得已也 睿筭既定風馳雷邁一舉而平之使元元
之衆咸囿於太平之中豈非帝王之大勇耶臣於是時以内臣之
長侍奉帷幄伏覩 聖謨明見萬里神變百出授以指畫皆賜手
札不差毫釐鑒高燭如日月大造如天地無迹而不可原無形而不可像
洸洸烈烈不可得而涯涘也宸翰燦然昭映宇宙垂之無窮聖
子神孫奉讀而不敢忽焉則與天同德神武不殺之氣象不必親
見而可知安民制吏之道亦不外是而足矣

復齋先生遺藁序 安崇善

文辭所以吟詠性情以達所蘊故和順積中而後英華發外其雄深
雅健之辭實根於元氣則文辭之不可僞爲也審矣吾舅氏

西原君復齋鄭公生於麗季天資精敏學問該博早捷魁科
遍揚淸選贊我太祖為國元勳功在社稷凡國家辭命制教
事大之文皆出其手文章道德師範一時歲在乙亥奉使不
還使經綸之器雄偉之才終不得大施嗚呼惜哉公仲男上將
孝忠來謁於余曰欲刊先君遺藁請兄序之仍授一帙余雖
拙莪不敢辭然杳靜坐披覽數日其辭和而不浮質而不俚淸
新出於要渺浩瀚發於深遠愛君憂國之意藹然溢於辭氣
之間有非詞人韻士所可髣髴其萬一也先祖雪谷圓齋父子之集
盛行于世而吾舅氏夙承庭訓謹守家法著詩若文又如是吾東
方文學之士世不乏人而父子及孫相繼有集則未之聞也上將之孝

峯顯揚先烈以傳不朽者如此是不可不書也○御製諭將說序○崔恒 主上
殿下誕膺景命勵精圖理百度既貞治道之大固將與天地同其
功也然推其本則以德為之元氣也然後揭政令而日月之霈利澤
而雨露之萃人才而淵岳之至其妙道精義之蘊之形於言者則
如星斗爛而雲漢倬也一日 上御便殿引大臣講臨治道因示
御製諭諸將說臣等伏讀再三奇哉聖人之言乎簡而該邃
而暢放之可貫乎三極斂之不越乎數言先之以氣習性命俾
識人物之本源繼之以文武賞罰使知國家之綱紀次言修勞
有生棄勞無生則怠者有以自勉為善得福為惡得禍則惡者
有以自省矣戒其侮人而慢神勸以敬天而勤民慮患臣之安於

逸樂不戒滿盈也則諷之以居寵若驚之為貴將士之性於昇平專
事遊宴也則諭之以立志克己之當勉終則奉以練兵閱武為言大
而奇正常變之道小而形名分數之用離合有節變化無方使為將
者晰然審夫得失之計動靜之理死生之地不必策之作之形之角之
而後得之也卒之重於在人不在法之一語豈非所謂微乎神乎至
於無形無聲者也耶此皆出於性命之筆而經綸天下國家之大經
法盡之矣豈特為諸將指南之書而已哉臣與臣某某等不揆僭踰
畧著注解且附臆論而發揮之敢冒昧以進臣切惟敬勝怠者
必吉怠勝欲者必凶是故天下萬事未有不以勤勞而成亦未
有不以怠逸而廢者也一念勤怠之間而治亂安危存亡得失判焉

可不敬歟可不懼歟有曰所甚無逸則人主固不可不勤以保四海也有曰夙夜匪懈則卿大夫亦不可不勤以事一人也況乃膺推轂而命三軍制閫外而定四方為國家存亡興敗之係於一己者乎修勞之道尤切於為將者如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頃刻而忘于懷也哉為將者苟能仰體聖謨砥節礪行尚以宴安為鴆毒奮迅振勵當如敵至則氣力不習而自習風操不畜而自畜以之鎮靜以之臨危以之守常以之制度神應無窮而横行天下十萬甲兵在胷而不在衆七書機權在人而不在法者自當驗之矣嗚呼堯之功德巍〻蕩〻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煥乎之文章也 聖上宏遠之規模含弘之度量豈夫人之所能窺其涯涘之萬一也而妙道精義

則他日收效詎可量耶恭惟我 主上殿下武功既盛文治益闡
猶且廣延儒雅培養邦基澤深菁莪化洽棫樸陶甄虞夏
時賜講論洽聞遐觀日被寵遇其鼓舞一代之神化陶鎔萬
品之宏規可謂盛矣而又立課試之法益勵群英日知其所未知月
毋忘其所能負抱益以富造詣益以精綱維國體丹青聖化者
于于林林蔚乎輩出然後已焉其謀猷之遠期望之重若此為士
者渴不感礪而奮興乎追思唐太宗建業之初亦置館宮廷延
四方文藝之士若房杜虞褚並以本館學士分番分直每分
御府之珍視事之暇討論經籍或夜分不休令閻立本畫形後世
傳觀以為美談視今日殆庶幾焉第未知當時力行仁義之化孰

与我朝抑其右文興儒果出於至誠猶我聖上乎不也如其外施而強作則其為繪事適貽畫工之嗤耳又奚足觀哉臣以庸才謬荷知遇忝主文盟親紆寵命榮幸無比不可嘻無一語以稱揚聖上崇儒之盛美姑叙顛末以詔後來於無窮云乙巳申叔舟

晉山世藁序

工必算求醫須三世古之所以重乎是者豈不以業隸於專術精於久歟小者猶然況其大者乎世之讀書為儒以文章立名者前後相望而至有集行于世者千百之一耳況能繼世者乎如三蘇之軾轍二陸之騤芳世共欽仰以為曠古所無而亦父子兄弟而已爾況能繼三世者乎晉山姜公景醇以一卷書來示曰我先祖通亭先父玩易齋先兄仁齋並有詩文而皆不置藁今為

之發亦寓於此一書之中天不足經也地不足緯也然則此書之出夫豈
偶然哉而大舜勑天之歌成湯官刑之制亦未知優劣之如何也嗚呼
至哉

○謝賜宴藝文館序

上即位之六年夏命政府及銓曹妙選文学之士十五
人令帶藝文館本司務間輒就本館相与講劘追琢經筵所藏
奧編僻簡亦許隨意考閱以資博洽每月上下澣主文大臣暨
本館大提学會坐講所讀書必命題製述第之以聞如是者月
二次比歲季通考優劣而陞黜其尤者祿官亦同仲秋壬子始課
試餘適有故臣与大提学臣某同試 上召臣若曰文武不可偏廢
予尊重儒術比緣邊務未得數与講論然曷嘗須臾忘于懷作
興儒術卿等宜盡心今賜酒及樂其諭予意于諸儒且盡歡諸

儒聞 命不勝感激必遂右副承旨臣柳子煥賫 宣醞而至於
是觴追盛張 御署羅絡諸儒以次俯伏飲賜爵仙樂迭奏如聞
鈞天於紫霄之上乃令賦謝賜酒樂詩一絶侈寵恩也諸儒各援筆
立就既而令嚴酬酌亦無敢訴迣既飽既醉懽呼忭躍敫〻融〻
舞者蹈者歌者吟者睡倚壁者臥復起吟者總自不一無非醉
聖恩之極歡竟夕乃罷於明朝詣 闕謝恩進所製詩 上覽而嘉
之遂 命畫師作畵以示永久吁真儒林盛事也臣竊念道學爲
治之本文章經世之具禮樂教化莫非文之著見也政事號令亦莫
非道之流行也所貴乎真儒事業者如此然其振起作成之機
未嘗不賴乎君師尚好之以誠養之有素奬掖勸勵之得其道

收拾得之家藉及人之傳誦所記凡若干篇謹編録謄寫總號為晉山世藁將以傳後請序其端受而尋繹則適亭之端麗玩易齋之高雅仁齋之平淡三世相傳各有所立而其骨格之清健氣象之寬厳如出一手叔舟嘗及事玩易齋与仁齋結髮同遊学又与景醇同僚共事每歎家訓異於尋常今觀是藁益有以知其淵源之所自来矣比之小者其身且久也如是論其大者可謂黎熾騏芳一千百曠萬古而擅美者也噫仁齋早世景醇方秉文筆為儒林所宗而諸子又能勤学此豈止三世而已者哉

〇洪武正韻序

聲韻之学最為難精蓋四方風土不同而氣亦從之聲生於氣者也故所謂四聲七韻隨方異目沈約著譜雜以南音有識病之而歷

代未有能正之者洪惟 皇明太祖皇帝愍其乖舛失倫命儒臣一以
中原雅音定為洪武正韻實為天下萬國所宗我 世宗大王留
意韻学窮研底蘊創制訓民正音若干字四方萬物之聲無不
可傳吾東方之士始知四聲七音自無所不具非特字韻而已也於是
以吾東國世事中華而語音不通必頼傳譯首命譯洪武正韻令
禮曹叅議臣成三問及臣叔舟等稽古證閱卷親臨課定叶以七
音調以四聲諧之以清濁縱横經緯始正罔缺然語音既異傳訛亦
甚乃命臣等就正中國之先生学士往来至于七八所与質之者若干
人燕都為萬國會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遠所嘗与周旋講明
者又為不小况膽丁徐菓辛勤反復竟八載之久而向之正罔缺者

似益無疑　文宗大王自在東邸以聖輔聖參定聲韻及嗣寶位
命臣等重加讎校分入字母於諸韻各字之首用訓民正音以代反
切其俗音兩用之音又不可以不知則分注本字之下若又有難通者
則略加注釋以示其例恭惟　聖上即位亟命印頒以廣其傳以
臣嘗受命於　先王命作序以識顚末切惟音韻衡有七韻縱有
四聲四聲肇於江左七音起於西域至于宋儒作譜而經緯始
合爲一七音爲三十六字母而舌上四母脣輕次淸一母世之不用已久
且先輩已有變之者此不可强存而泥古也四聲爲平上去入而全濁
之字平聲近於次淸上去入近於全淸世之所用如此然亦不知其所
以至此也且有始有終以成一字之音理之必然而獨於入聲世俗率

不用終聲甚無謂也蒙古韻與黃公紹韻會入聲亦不用終聲
何耶如是者不一此又可疑者也往復就正既多而竟未得一遇精
通韻學者以辨調諧紐攝之妙特因其言語讀誦之餘遡求清濁
開闔之源而欲精夫所謂最難者此所以辛勤歷久而僅得者也
古人謂梵音行於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跋提河者以字不以聲
也夫有聲乃有字寧有無聲之字耶今以訓民正音譯之聲與
韻諧不待音和類隔正切回切之繁且勞而舉口得音不差毫
釐亦何患乎風土之不同哉○○

樂閒軒詩序　金守溫

閒忙之名昉於何人乎得
非以仕者為忙而退者為閒乎其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則忙之名
當之矣其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閒名之所由起也惟其所處

之位之不同而閒忙之名之有異也惟大相國茂松府院君尹公別

構一堂以為遊息之所扁其軒曰樂閒夫以公文章道德起為

冢宰開濟兩朝勳在社稷吾君視之如股肱國家倚之如柱石

方將孜孜汲汲輔理承化之不暇矣安在其為樂閒者乎或者

疑之問於乖崖老人乖崖詣公而請其義以為公身閒忙係乎

國家非公之所能自處也公之為閒則乃在於誠正之功吾意既誠

吾心既正則作德日休而體常舒泰所謂君子常坦坦者也非公

之閒而何公曰吾豈敢哉此乃聖賢明德之功也乖崖曰公雖身都

將相百責所萃而利器所臨盤錯自解應務有餘恢恢游刃於

人視之常若忙忙而於公處之綽綽有裕此公之閒之所以樂於公者

者乎公曰此漢之蕭曹唐之姚宋所以名賢相非余之所敢自謂也
乖崖曰然則豈公之厭第宅之崇深斷爽塏翼堂宇周植花
卉左右圖書朝退則掩關息家林香危坐蕭然若無事者之
所為而其謂之樂閒者所以狀公居閒處獨之意也公曰近之而
不然乖崖於是其感滋甚乃臆識而為之說曰夫貴富也貧賤也
固常情所欣戚而不知由君子觀之漠然無有而特外物之儻來
甬坂或遊於巖廊之上而華袞几舄以寵之君子不以為樂者非
忘富貴也忘其富貴也或居於瘴海之濱疏食水飲以困之君子
不以為憂者非好貧賤也忘其貧賤也今公開府封侯位極人臣
鍾鼎鍚玉帛以記其勳烈高于大壽以崇其門戶然公之心常欿然

花雪月為友山家野店為居茅茨迴於林表臺榭俯於岩澗梅
窗日暖竹塢烟深煮茗邀僧清談永夕而不知身有蓋世之勲
萬鍾之祿也推其志意所存理義所諳則蓋將刊落紛華獨
与道俱超然於萬物之表者也然則公之所忘者富貴也貧賤
公之所樂者寬閒寂寞之道也烏可以公身之忙而謂可以害公閒
之樂哉或曰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未嘗以富貴為懸疣
附贅然則廉閒將無所樂者乎余應之曰功名驕利之極而其不為
富貴所病者幾希惟其能忘富貴而不与然後能保其富貴而
身不失天下之令名矣近歲上黨府院君作亭於西湖之上名之曰
狎鷗亦欲忘機於富貴蓋二公勲名德業之盛与之相孚故其所

以意答於外物不謀而同符冥乎二公如雅朝之有周公召公而夾輔王室流聲實於無窮也夫然後知余之所以論公之閒者淺之為丈夫也已

賞梅序 領敦寧宅

花為尤物於人尚矣而梅花尤甚詞人墨客所以賞詠於篇章王公大人所以培植於庭除至於閒人逸士釋老之徒則又所以盆盛之甕養之莫不維梅之是重其傾慕愛惜至有以若抵死梅何娓德而為人之尤物若是乎夫以一陰之月至于二陰而至于六陰以易象言之諸陽消剝已盡窮上反下即復卦之謂於時為十一月也天地閉塞草木摧折於斯之時梅乃粲粲而發空濛掩藹生意敷榮當至陰之極有至陽之和此玩易君子有以見天地之心而奇賞之不置也僕稔聞領敦寧梅花

之盛至則一樹方敷英而一樹已萎黃而裊謝僕戲之曰花開欲盛
而零落殆盡客来欲早而主人不請花之不幸也歟抑客之不幸
也歟公能使梅開於臘前亦能使梅當發不發而發於春後以
殿百花乎公曰不然晝曝而夜蔵苫蓋而湯沃陽氣常留而陰
氣不侵故能先春耳即以陽取陰之道若當發不發而乃發於不
發之時則　陰以抑陽不能以致此非大易扶陽之義亦非天地之道
也余曰若然則豈非公之所能者先天而其所不能者後天乎雖
然天地若此其閉塞草木若此其摧折而梅之發也如此公之晝曝
而承簷溜之光以為陽氣之留者豈足以回造化而花發於隆冬
之日乎公曰雖然亦陰陽造化之力爾余曰不然非陰陽非造化又非人之

事之巧梅自發之也何以謂梅自發之也易不云乎萬物各具一太極也一物而具一太極則具分而為陰陽寒暄開落者豈不各自由乎余大笑曰亦大笑哉焉益城府院君洪公西平君韓公晉山君姜公相從而至以文章道德之光華名位爵祿之峻厚秩乎敘庭望若神仙公命法酒開瑤罇傾般卣於古器羣周敦之琖彼楚庭之醴既邑仙霞之液方醺禮儀卒度賓主交歡益城君首賦一章曰名花名相兩相會余對曰此日此時尤可憐或以詠字或以意占宮商遞振玉佩鏘鳴凡天地陰陽造化之變化風雲月露鳥獸之飛動莫不穿鑿於諷詠之中而其主意則不出乎梅之一語蓋梅為今日之孤注故也昔康節邵子於梅而寓大易之奇遂

演其数曰観梅論者以為如其数而遺其理當時有不願学
者然以梅而言則實梅之一大過也今諸公生康節之後慕康節之
学則梅固此梅也数固此数也諸公所以發揮於梅者又無所不至
則梅之為数亦不外是矣其謂之非梅之再遇亦不可也諸公以余深
於大易之理遂屬筆於余而為梅花序云已 送永川御將遊松京詩序 亦李承召 癸未秋
永川御將遊松京徵言於余〻曰観古人事業於方冊之間而尚友焉
不如尋居處之地而想其遺風聞山川形勝於道聽之說而遐思
焉不如躬登覽之遊而盡其景物此太史公所以遊江淮上會稽講
業齊魯之都過梁楚以歸而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
都也松京五百年之舊都有表裏山河之壯有古今人物之跡是以好

古君子多生遊焉余亦以家在關西道出松京嘗謁聖祖龍
潛之邸山川擁佑佳氣欝葱廟貌如昨天威咫尺瞻望拜伏
徘徊而不忍去遂歷訪麗氏之遺墟頹垣敗礎滿目荊榛而千
門萬戶之壯麗不可得而見也雖興替去來之相尋有數存焉於
其間而不能不起後人之感慨也且夫公卿貴遊之第園林泉石之
勝以甲乙相高而數百年來陵谷變遷存者無幾往往蓬蒿之
下遺址依然詢諸故老則曰噫此某之居也彼某之居也而更考
其事業之成有可景慕者焉有可哀弔者焉有不足置齒牙
間者焉有使人怒髮如植攘手唾罵而不能已者焉嗚呼當其
得意勢燄熚赫皆自以為雄跨一世而豈知身歿之後流芳遺臭

之不可掩如此哉余於是益有所感而知富貴之不足恃也至如
山川之勝則無以行焉忽々未暇蠟其遊屐而信馬行着天磨聖
居諸山雲騰波湧迤邐數百里抵松京而雄峙群峯競秀衆
壑爭流攢青蹙翠望之如畫疑有飡霞茹芝之流鞭笞鸞鳳
逍遥世表而笑余之局促於樊籠之內也又況磨阿岬之幽勝九龍
淵之瓌壯常往來余懷而未得一至償所願焉豈造物者靳之不
使塵踪汙其清虛之境也耶今卿雖處富貴雅志林泉脫略紛
華匹馬西遊余之所願遊而不得者將一々探討名區異境仙聖
所棲琪花瓊樹莫辨其名足以廣見聞之瓌博而淩絕頂俯汗
湧衆皺堆前萬象呈露宇宙高深風雲變化尤足以暢舒精

神疎蕩胥襟氣益直豪而思益奇發而為詩文混〻乎其未
之不窮也浩〻乎其成之若有神助也登高能賦當不讓於古之
人而奚囊之什必成卷軸余将拭目以待御之還也○歷代年表序 ○蘐希孟 夫
人智竭於心迷而事窮於慮淺求其無爽於一日之近一事之微
亦不可得況乎横宇宙之廣竪古今之遠者乎凡有所為稽之已
往而不戻推之方来而可通者非有智慮超乎衆人者不能也
一日吾同年達城徐侯剛中以所撰歷代年表五帙眎余請余
序之若其编緝之本意則徐侯固詳言矣推廣衍徐極其讃揚
則乖崖老子暢盡無餘矣吾所言得不乃雷門布鼓之愚者乎
竊觀仲尼脩春秋必表年以首事夾以六甲以作编年之法司馬

遷班固改編年為表傳紀志而所謂年表本紀者亦不遺編年
之意也誠以史貫乎綱挙而目有所繫也今是書上自帝嚳甲子
歳下至皇明成化戊戌歳上下三千八百有餘年間上列六甲循環
無端下注年代遞運不窮乍看則若無事可考憑六甲考今古
則皇帝王霸之迹與理亂興亡之相繼天下離合之機幅員分裂
之迹瞭然在目或以天時而驗人事或以人事而驗天實々寓夫邵
子皇極經世之遺意先生之智之慮可謂深且遠矣讀史者因是
書與懷古今有所思索則博約有據統紀不紊如執權衡輕重
自定如燃靈犀神怪畢呈不必尋行數墨臨其句讀然後得
其要領也然則雖曰稽已往而不戾推方來而可通者無愧矣繼

今以往當經數六甲也當歷數世代也亨嘉數也屯蒙數也其所
後者窮天地盡古今而是書之法當与之相續而無窮矣永嘉連魁集序
金宗直文章小技也而詩賦尤文章之靡者也然而理性情達風教鳴
于當世而傳之無窮詩賦實有賴焉苟非豪傑之才其孰能與
於此豪傑之才世不乏人而父子祖孫繼纘踵武以振發經綸之蘊以
笙鏞國家之盛者古今幾何人哉吾東方如牧隱雪谷通亭諸公父
子俱有集可枚數者誠難倒指而永嘉權氏之家特与其一吁美
矣哉非惟文章耳淡墨之榜世世不絕至于此齋所聞堂相繼大
魁桂林一枝崐山片玉翹舉藝苑輝映巖廊其平生立朝大
節与夫隆功偉績可顏頏于唐之蕭張宋之王呂吁盛矣哉所聞

之子叔強甫能世其業未弱冠而擢巍科由臺坡入銀臺今為右
承旨權氏詩書之澤方將未艾可知也已叔強甫裒集祖父之遺
文釐為若干卷達城徐亞相題其上曰永嘉連魁集宗直因得
而讀之三公之詩體段格律實根於陽村之規範而三世制作自
成一家質而不傷於俚贍而不傷於夸或典實或沖澹二公不
相上下焉莊周云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得受之於父二公父子
之間若能傳之若能受之有出於思索擬模之外豈是其天趣
之高學問之到各極其品而命意造語精微暗合若或有傳之
受之殆難與衆人語者存乎其中吁二公者真所謂豪傑之才
也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闡諸老遺稾汪汪徹于清讌是集

亦當與並傳而不朽也無疑矣千載之下孰敢以小技而易之

哉。

釋戒澄遊智異山序

西方之聖莫尊於牟尼東方之山莫高於頭流學佛者以牟尼為標準則龍樹馬鳴達摩臨濟風斯下矣吾東方觀山者奚異於是金剛雄于東妙香雄于北九月雄于西及南登頭流則三雄之在眼底猶培塿然豈惟是也海內之恒岱衡華亦將退縮之不暇矣澄上人學牟尼者也少事德原君曙雖廝養有所不憚焉旣耽竺教落彩蒙伽梨徧叅名山戒行清高為其道者爭慕之旣而自帶方遊頭流陵般若踞天王禮佛坐高臺訪仙青鶴洞今則欽其瓶錫入奉天寺居馬林香面壁而坐以求見其師之所謂性者澄之意非但依歸於牟尼將為其舊主拓福田壯津筏使之

獲来世利益也澄其忠矣哉余仲尼之徒也而愛山則与澄同三
雄時在遊方不得往遊居常為念歳辛卯叨守天嶺頭流在其南
境一者与同志之士攀蘿傅領而窮其巔焉頗懐仲尼小天下之
志至今五年間心神夢寐未嘗不在天王峯安得如澄者与之續
登岳峰縱覧山川之融峙鯤鵬之変化日月之出没以重快夫方寸
之蔚々也哉雖然澄之観動自動静自静余之観因動而求静因
静而形動々与静元不相離此余与澄攸為異也而師之道固如是
余亦不知其所以然。申文忠公文集序 人之度量何其相遠也程伊川云人有斗
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固不足矣若
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満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加損苟非聖

人孰能當之余則以為江河固有滿溢之時豈宜與鍾鼎之量同日稱也鍾鼎雖大累斗斛則輒滿江河豈斗斛之所能淋溢耶故惟大賢君子可以當江河之量矣從觀古人當之者亦未易多得以今日所見則高靈申文忠公其庶幾乎公城府弘曠才識博洽通籍以來至居廟堂以其平日所蘊富者發而為經濟之用凡事物之來也迎發應接左右酬酢人皆服其愈出而愈不窮而不能測識其涯際亦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容受灌注雖衝風盪激秋水洊至亦不為之泛濫橫流也其使日本也從容風濤之上如履平地其徂北虜也坐臥矢石之間如在齋閣其視欲授厚婦於海中與夫為夜半移營之謀者其量之大小為如何哉非徒措諸事業者如是其為

文章皆本之仁義忠信優柔和暢卓犖　閎不煩繩削而自有
法度兩漢之要玅盛唐之雋永彷彿於風頌之餘雖美諭戲語率
然而作亦信其為有德者之言此亦其江河之蓄弘涵演迤而遇風成
文奇變百出非可以筆墨蹊逕而求之者也宗直竊鄉晚進始自
槐院辱公之知公之註兵將說也叨濫屬官一日承稟於門屏公為
客飲一言延譽于四座所以開發成就之恩何敢忘諸公歿之幾年
我　殿下思念舊臣徵其詩文公之子吏曹判書浚令從子禮賓副正
從復編集為若干卷而進遂命校書館用鑄字印布余因撫卷
而嘆曰公之勳德有不可以此盡者而公之氣槩或可以此而得其萬
一在世之日經邦論道丹青王化胡可勝數而今者又以遺文上徹清讌

播之四方公之存沒皆有光耀焉宋直嘗愧無么塵報効於知
待蒙見屬為序竊以托名文字間為章祇表公之曠度弘
量以備他日索隱述贊之資云尒

尹光世祥詩集序

經術之士劣於文章文章之士闇於經術世之人有是言也以余觀之不然文章者出於經
術經術乃文章之根柢也譬之草木焉安有無根柢而柯葉之條鬯
華實之穠秀者乎詩書六藝皆經術也詩書六藝之文即其文章
也苟能因其文而究其理精以察之優以游之理之與文融會於吾之
胸中則其發而為言語詞賦自不期於工而工矣自古以文章鳴於
時而傳後者如斯而已人徒見夫今之所謂經術者不過句讀訓詁
之習耳今之所謂文章者不過雕篆組織之巧耳句讀訓詁奚以

議夫黼黻經緯之文雕篆組織莫能與乎性理道德之學遂
歧經術文章爲二致而疑其不相爲用嗚呼其見亦淺矣居今
之世有能踔厲振作拔乎流俗上探孔孟之閫奧而優入作者之
域者豈無其人也無其人則已如有之世人所云不亦誣一世之賢
也哉故某官襄陽尹先生乃吾所謂其人也先生資稟純篤學
問該通其於義理之精微多有所自得故能奮興於鄉曲而羽
儀於朝著處胄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撕誘掖至老不倦當時
之達官聞人皆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以後一人而已爲文章雖
出於緒餘而平易簡當乍見若質俚而細玩之綽有趣味皆自六
經中流湊而成同時擁皐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泮金文長鈎經術

則可謂流亜而文章則不纔与之争衡焉先生真所謂有兼人之徳之才者也其平生所作不為少然而旋作旋棄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縣監季殷余之同年進士也僅收拾於散逸之餘得若干篇録為一帙要弁其端余曰先生之殁雖久而至今東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其所口授弟子經書精粹之語自搢紳学士以至常布之徒無不筆之於書而傳誦作人之盛太史氏又紀諸汗竹不一再焉事業炳炳足昭来世今此残篇断簡雖不傳庸何傷然父母之遺物雖巾屨佩觽為子者尚欲謹藏而保護之況詩文者出於親之肺腸成於親之咳唾者乎宜君之拳拳於收録以貽子孫於無窮也余亦私淑人也故不樂為之書○

風騷軌範序○成俔

樹木者必培其根本根本既固則

柯條自然鬯茂而敷榮導川者必浚其淵源淵源既開則支派自然旁達而無礙不然則無根之木必枯而無源之水必絶能喻此理可以知学詩之道矣夫古詩譬之水木則根本淵源也而律乃柯條支派也詩三百篇邈矣不可尚已漢蘇子卿李少卿始製五字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繼而振之王仲宣劉公幹之徒從而羽翼之自是厥後作者継出歴魏晋宋齊隋唐極矣當是時去古未遠元氣尚全故其詞雄渾雅健不務規矱至唐又制律詩媲黄配白併儷對偶競趨繩尺華藻盛而句律跌鍛錬精而情性逸氣局狹而音節促澆淳散朴斵喪元氣日趨乎萎薾大抵自古而学律易自律而学古難如枝葉不能庇根本支派不能當源流也我國詩道大成而

代不乏人然皆知律而不知古其間雖有依之者未免有對偶之病而無縱横捭闔之氣以媲女之資而效西子之顰實今日之痼疾而不依醫者也余嘗在玉堂極論斯弊同列亦以為然曰律詩則有瀛奎律髓絶句則有聯珠詩格而獨無古體所裒之集其可乎於是登天祿閣抽金匱萬卷書自漢魏至于元季搜抉無遺擇其可為楷範者若干首分為前後集前集十六卷以體編之欲使人知其體制後集二十九卷以類分之欲使人從其類而用之譬如適清廟者見朱絃疏越三嘆而有遺音大羹玄酒湆洎而有至味夏爵殷卣貴重而無紛飾之侈足以鼓其氣養其脉昌其辭以造乎淵弘博大之域然後始可與論古之風矣○琉球永福禅寺八景詩序○權健

東南有國君日本氏

琉球氏皆在鯨濤萬里之外与我國疆域遼絶貢木道往来通
好前後相望琉球氏尤遠或不能自達則託諸日本氏之使以致殷
勤者屢矣今庚子夏日本釋宗上人將琉球氏之命而来款 殿下
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館穀加等焉其爲人也端潔道有氣宇畫
詩律俱有可觀及其完事將還也出琉球永福禪寺八景詩以示
乃南浦之所述而程文達之所和也余惟不入其國而同其俗君
子猶謂之瞽況不履其地而賦其景乎雖同宇内而匏繫於青
邱則望琉球不啻若燕南越北而未嘗一寓目焉安知其山其寺
之清奇其水其邱之爲晴麗乎然南浦之詩冲寂清婉描畫
永福寺勝殆盡一披其詩口誦而心想之所謂八景者已森羅於

方寸中悦然如坐月軒瞰江路酌橘井聽晨鐘樵歌載路松濤咽耳覚爽籟生齒頬间又何必踏奇石而親送迎於其间而後有所為耶輙貽引巻弁而續而和之者若干人共一軸付諸宗上人之行橐俾傳文達文達將以為何如而其亦將有以知我国禮樂文物之繁交鄰懷遠之道文士之盛制作之工而益知敦睦之好不廢聘貢之禮乎聞琉球氏頗尚文教其间豈無一二能言詩者乎然不以是自足而札和於我有豈無謂耶若琉球氏一國向慕我風義從而請詩者雖千百人余敢有辭乎成化十六年某官某叙 八景則萬松山緑江路送客橋樵歌谷潮月樓湧寺鐘青橘井奇石徑

説

鏡說

居士有鏡一枚塵埃侵蝕掩〻如月之翳雲然朝夕覽觀似若飾容貌者客見而問曰鏡所以鑑形不則君子對之以取其清今吾子之鏡濛如霧如既不可鑑其形又無所取其清然吾子尚炤不已豈有理乎居士曰鏡之明也姸者喜之醜者忌之然姸者少醜者多若一見必破碎後已不若為塵所昏塵之昏寧蝕其外未喪其清萬一遇姸者而後磨拭之亦未晩也噫古之對鏡所以取其清吾之對鏡所以取其昏子何怪哉客無以對

舟賂說

李子南渡一江有与方舟而濟者兩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馬之衆寡幾相類而俄見其舟離去如飛已泊彼岸余舟猶邅廻不進問其所以則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飲榜人榜人極力蕩槳故爾余不能無愧色

因嘆息曰嗟乎此區區一葦所如之間猶以賂之、有無其進也有疾徐先後況宦海競渡中顧吾手無金宜乎至今未霑一命也言以為異日觀○

理屋說

家有頹廡不堪支者凡三間余不得已悉繕理之先是其二間為霖雨所漏寖久余知之因循莫理一間為一雨所潤亟令覆屋及是繕理也其漏寖久者榱桷棟樑皆腐朽不可用故其費煩其經一雨者屋材皆完固可復用故其費省余於是謂之曰其在人身亦爾知非而不遽改則其敗已不啻若木之朽腐不用過勿憚改則未害復為善人不啻若屋材可復用非特此耳國政亦如此凡事有蠹民之甚者姑息不革而及民敗國危而後急欲變更則其於扶起也難哉可不慎耶○

雷說

天鼓震時人心同畏故曰雷同余之聞雷始焉喪膽及反覆省
非未覓所憮然後稍肆體矣但一事有晚憮者余嘗讀左傳
見華父目逆事未嘗不非之故於行路中遇美色則意不欲相目
迺低頭背面而走然其所以低頭背面是迺不能無心者此獨自
疑者耳又有一事未免人情者人有譽己則不得不喜有毀之
則不能無憂色此雖非雷時所懼亦不可不戒也古人有暗室
不欺者余何足以及之乙論詩說余嘗讀梅聖俞詩私心竊薄之
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蕭弱中含骨鯁真詩
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但古人以謝公詩池塘
生春草為警策余未識佳處徐凝瀑布詩一條界破青山色

則余擬其佳句然東坡以為悪詩由此観之余輩之為詩其不
及古人遠矣又陶潜詩恬澹和静如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
三歎余欲效其體終不得其髣髴尤可笑已。夢説 余自四三品
時常夢坐一大楼上其下皆大海也水到楼上霑湿寢席余卧
其中如是者六七年毎霑輙怯之或以周公夢書驗之以為瑞
夢也及庚寅歳以非罪流于猬島請寄一老司戸之家則大高楼
正臨大海翼〻翬飛水之将拍于軒窓真若夢所見者余然後
方驗前夢矣然則人之行蔵栄辱豈徒然哉皆預定於冥冥者
歟當時擬必死於其地未幾復京師至登相位是亦非天命歟。
○借馬説 ○李穀 余家貧無馬或借而乗之得駑且瘦者事雖急不敢加策

兢〻然若將蹶躓值溝壑則下坂鮮有悔渴歸高耳銳駿
且駃者陽〻然肆志着鞭縱鞚平視陵谷甚可快也然或未免
危墜之患噫人情之移易一至此耶借物以備一朝之用尚猶如此況
其真有者乎然人之所有孰為不借者君借力於民以尊富臣借
勢於君以寵貴子之於父婦之於夫婢僕之於主其所借亦深且多
率以為己有而終莫之省豈非惑也苟或須臾之頃還其所借則
萬邦之君為獨夫百乘之家為孤臣況微者乎孟子曰久假而不歸
烏知其非有也余於此有感焉作借馬說以廣其意云乙 深父 説 鷄林
崔君更其名請字於余曰東方之士名子与自名者皆以仁義禮智
龍鳳龜麟公卿輔弼邦國柱石不出此數十字而已故十人之會相似

者七八人矣或因事相犯未免忿争始吾名濬謂与衆異近有丞
人与吾姓名其聲相近故更以江蓋擇其人所不取者也吾子其
教之曰名既如此字之何有山高故可仰水深故不可測夫江之為物
水之大者也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又能納百川而東之故能成其大
大故能致其深々故不可測不可測故不可犯也黿鼉蛟龍魚鼈
生焉于以見其不可測也天之所以限南北于以見其不可犯也凡物
之理深不可測然後不可犯處心行事莫不皆然敢以彦深父塞
責之説乃翁余知乃翁久余曩第國試例出為司録参軍既任而還
乃翁猶為諸生々諸生中乃翁年差長而才又優故諸生咸推服
性又善飲一日不得酒若有所喪諸生故樂從之遊余亦時与

注運知其無他腸也其後余忝鄉舉因官中國久不得相見昨過余曰疇昔之夜夢親脩門吾之來又不告久遊意吾其歸聽親之命其再來未可知子盍一言以贈且以吾生傴而長身人以為乃翁吾因而稱焉乃者語助人之不知以為無謂子宜有說也余固知乃翁父即應之曰諾凡有號名或人稱或自稱人之稱固以美若自稱則謙之謙之故不愚則魯不拙則迂然名由實生苟其實雖被之惡名焉可辭也此所謂欲蓋而彰者也昔齊父老畜牛〻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旁隣以為愚公此父老者非不能自白也而所以受之名而不辭其意有在矣抑其初制字者為如何也如謂一大為天土也為地人言曰信奴心曰怒者可以類推而其初誠有所未

知焉者也蓋字因物而作非其物因字而有故物之似字者甚鮮況人物之形體而比之字之點畫不亦疎乎雖然水之似字者謂之巴江人之似字者稱之乃翁庸何傷乎且其為語助不為無謂故不為無用夫文無助辭不可以為文猶經無其緯不可以為黼黻也又其訓為難辭為爾汝知辭之難而不輕發人爾汝已而能受之斯亦自謹者之事也至如吳蜀之使以國相呰謝石之家以姓相詆此以字滑稽耳余於乃翁不敢云。

栗亭說。 白文寶

尹相君初卜宅於坤岡之陽宅東西栗林稠密因搆亭曰栗亭今又少西而新購宅栗林愈蕃焉城居罕植栗尹公購宅則惟栗是取嘗謂余曰春則枝疎相映於苑冉夏則葉密可憩乎其陰秋則實美足充於

吾口冬則房壁通燒乎吾堗吾是用取栗焉余曰火就燥水流濕同氣相求理固必然蓋其所尚則物我之無間有不得不然者何也天地之間草木之生均是一氣然其根苗花實有難易先後之不一獨是栗最後於萬物之生栽甚難長而長則易壯葉甚遲發而發則易蔭花甚晩開而開則易盛實甚後結而結則易收蓋其爲物而有虧盈謙益之理矣尹公与余同年登科年已三十有餘而踰四十始霑一命人皆以爲晩而公就仕尤謹及知遇於先君之大用一日九遷位作司命不待矯揉而并府年其達矣其所立者先難而其所就者後易蓋有同於是栗之花實余請以理喻夫草木之句土其萌深而其拆遲拆則芽芽而枝必成乎幹矣

水泉之盈科其出漸而其流止止則匯匯而淵必達於海矣故其進必將以速也其上必將以達也則彰可以盈謨可以益者亦何異哉可格其一物而質焉亦足以觀人之所尚則火燥水濕物我之無間者不得不然矣然則公之榮達則粟之生長而粟之收藏則公之卷舒其長也有輔世之道焉其藏也有養生之用焉余於是亭故表其理而為之說

伯仲說贈李壯○元別○李穡

今庚申科壯元李文和伯中將覲親于鄉請余言且曰伯中字說未蒙先進之教願受一言以行孝於家忠於國將何以為之本乎余曰大哉問乎中焉而已矣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於君其名曰忠名雖殊而理則一理之一即所謂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曷嘗有

忠与孝哉寂然不動鑑空衡平性之體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雲行水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體立則天地位和之用行則萬物育聖人參賛之妙德性尊人倫叙天叙天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豈異致哉舜以天下養親其孝大矣是舜之中也瞽叟殺人則負之走是舜之中也周公抱成王以定周室其忠至矣是周公之中也管蔡流言居東三年是周公之中也和而不純中柳下惠而已矣中而不純權子莫而已矣是則事君事親行已應物中和而已欲致中和自戒慎始戒懼之何存天理也慎獨焉何遏人欲也存天理遏人欲皆至其極聖学斯畢矣大舜也周公也能致其極者也下惠也子莫也

一於偏者也士生千載之下有志乎学所當正而慕者安所在
歟今有人呼於衆曰願学大舜乎周公乎必皆曰不敢願学下
惠子莫乎必皆曰不欲然夷考其行果於不敢者皆是果於不
欲者又未之多見此余之日夜自責而自愧者也伯中擢第壯元
則与余同於教求益卓然欲趨於大中之域過於余遠甚矣他
日所就其可量乎熱甚困不能覃思略述所懷幸伯中注讀
中庸一部書敢以是為伯中贈○千峯說　曺渓雨上人龜谷弟子也
問其號於韓山子穡々曰龜谷善名人豈於上人靳之乎請以雲
如何上人曰吾徒事師如子事父吾師名也請易之穡曰吾於龜谷
猶亦父矣而忘之吾罪也請易以千峯上人曰可矣願畢其說上人既

可之矣余何辭山之附地〻之勢西北高天下之山起于西北而東南之
趍遍于中國禹貢三條可見已五嶽雖尊而高峻各居方面者又
多也凡傳而峙隨其大小名之曰峯則峯之列于天下宜又多也其
曰千者峯中數而已矣一兆不足萬兆有餘上人所處善矣明月當
其上出定烹茶上人清矣明不取積雪滿其下入定面壁上人高矣
明不取取而何哉而吾也吾之在千峰也澤及四海萌生甲拆艸木
遂矣嘉禾多稼瑞國裕民其利博矣上人之取之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然而不可恒也時焉可也吾師之居如畫中穡也青鞋往
游長松之下白石之上坐對衆峰與上人話其指以妙高峰之一所在
焉攜手登臨是吾願也菴名普濟實幻翁所命云上人之心於是

益白矣故促及云〻說雪牛乳上人者善濟之徒也印大藏与焉讀大藏〻与焉貌清行完為衆中秀善濟以雪牛命之有以也稽為行其義雪〻山也牛雪山之牛也其乳之用以〻書言之詳非稽所知然乳者人与獸字育其所生者也形既生矣非乳無以養則命性之正所由行也乳之功大矣善濟獨取是盖其教宜然也其教以清淨為本教化為用雪山西域之高爽香草之繁茂故牛之牧于其中者必肥腯而其糞之潔也猶為設場之用則體之純而不雜氣之完而不敗嚴整道場精修戒器以感弘慈以滌宿垢入于定門者可知也夫牛之見取於禪者有四又有十其說各不同不可論雪山之牛側身西望者也故為上人言之上人法乳何日而遍于含識

于其益勉之哉○積庵禪翁木芤木杖說○釋息影庵　積庵公新得木芤杖併毋指
之大僅半身之長注〻有怪文節目磥砢如綴瓌公乃命之工飾其
首使便於扶携耗其末使固於拄楖刀斷之礪磨之朱之漆之既
成公持以夸於余曰擇木大尊宿朗心目善擇物日者陝山嶽搜
林木擇杖材得兩條一以獻壽室一以貺積庵積庵甚寶惜非
其人而蓄此物如禮何余試睨之端然而植握之翩然而輶指之鏗
然而動膏然而澤曄然而光因奇之且曰吾聞雖離奇之木苟先為
之容或當萬乘器剝卷木稟陽和辟風邪扶策振枝介然貞吉
君子之器欤從於擇木之貺配於壽室之獻其將有所合欤古者
貴与賤皆杖自魯人闕轂輠揄制曰非有爵勿杖蘇叔孫始也我

沙門亦遵斯範必有一於三達尊焉然後乃敢杖〻之設不一其品
短而脩首者為貴儒者俗其禮盡然也吾公德則有人師之道為
法主爵則居宗門之表為大禅師惟茲杖非吾公孰宜惟吾公非
茲杖曷儀凡物有所帰惟德是依噫余生之寡偶不如茲杖之有
遇

○舟翁説 ○權近

客有問舟翁曰子之居舟也以為漁也則無鉤以為商
也則無貨以為津之吏也則中流而無所往来泛一葉於不測凌萬
頃之無涯風狂浪駭檣傾楫摧神魂飄慄命在咫尺之間蹈至
險而冒至危子乃樂是長往而不回何説歟翁曰噫〻客不之思
耶夫人之心操舍無常履平陸則泰以肆處險境則慄以惶慄
以惶可儆而固存也泰以肆必蕩而危亡也吾寧蹈險而常儆不欲

居泰而自荒況吾舟也浮游無定形苟有偏重其勢必傾不左不
右無重無輕吾守其滿中持其衡然後不欹不側以守吾舟之平
縱風浪之震蕩詎能撓吾心之獨寧者乎且夫人世一巨浸也人心
一大風也而吾一身之微渺然漂溺於其中猶一葉之扁舟泛萬里之空
濛蓋自吾之居于舟也祇見一世之人恃其安而不思其患肆其欲
而不圖其終以至胥淪而覆沒者多矣客何不是之為懼而反以危
吾也耶翁扣舷而歌之曰渺江海兮悠悠泛虛舟兮中流載明月兮
獨往聊卒歲以優遊謝客而去不復與言也童頭說金震陽自號鷄林金君
子靜買地構屋覆以茅自號童頭人有問之者則曰吾貌澤吾
髮本稀吾雖不能飲苟有酒無問醇漓清濁而不辭醉則脫帽

露頂人之見之者皆謂吾頭童故吾因以為號焉夫號所以呼我也我童者也呼我以童不亦可乎人以吾形呼之吾而受之亦宜也昔夫子生而圩頂因為名若字支離其形者謂之支離疏傴其躬者謂之駱駝古之聖賢以其形為號者亦多矣吾其可獨辭耶且諺以為頭童者無乞食安知其非福徵也人老則頭必童又安知其非壽徵也吾之貧不至於乞食壽又得享其考終則吾童之德于我者為如何哉富貴而壽考人孰不慕之然天之生物与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於人亦然富貴壽考兼之者鮮矣富貴而不能保吾見亦多矣吾何慕富貴為哉有草屋以庇吾身饘糲以充吾飢如是而終吾天年焉而已矣人以是稱吾吾以是

自稱所以巢吾童也余聞之曰甚矣子之志有同於余也余之色烏
人有目小烏者余亦嘗受之矣童也烏也非外飾也然亦由外而目之
爾若夫中之所存則在吾所養如何耳顏如渥丹美而根者豈可
貌定其真居耶金君以雄博之学閎敏之材立於朝有年矣敭
歷臺諫優遊侍從華聞大播人皆以遠大期之而其心謙謙然
無慕乎富貴若將終身於草屋其所養可知已所謂吾無間然
者其不在斯人歟某年月小烏子乙說三友吾鄉永嘉有隱君子金氏
者早仕于朝以耿介疾惡不爲容聞出宰州郡務去民瘼常曰
爲治如農夫先鋤其害苗者爾故所至吏民畏憚不敢爲奸及
退而居于鄉也常以耒之有錘者刀之有鑢者与大鐮之短而銛

者自随號曰三友草之可芟者鉀之木之可刖者鐮之凡物之可削可磋者亦随而刀鑢之必使佳卉美草條暢挺直布列得宜而惡木叢莖不得雜然蔽翳於其間故其庭除洒然而净田園整然而治一鄉皆稔式烏兵部壯元金公亦鄉人也其來京也請余三友之說者亦七至而不懈余既欽金氏之風又重兵部之請敢以蕪荒蔚辭欤吾嘗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人之所當勉学以審其交際者也然吾同類故雖有損益之殊而皆可友之也三物非吾類又可与之為友欤古之人亦有友非吾類者烏白樂天詩酒与琴為三友曾端伯以九花与酒為十友是雖非類亦足憑之以娱心而瀉憂則謂之友也亦宜今夫鉀也刀也鐮也物之微乎微者也

見之不足娛吾目用之不足紓吾憂比之人吾役也非吾友也取以為
友抑有説歟蓋友所以輔我也同道而友輔其德同志而友助其
事苟道同而志合雖貴賤之不倫亦可与之相友矣吾之志在疾惡
彼之力能去惡吾用其力以遂吾志焉可棄而不為之友乎夫養嘉
穀者必去稂莠種蘭蕙者必剪荊棘亦猶治心必去其利欲治
國必除其邪佞也然治心其切在我治國其命在天皆非有待
於友也獨在物而能去惡可取以為友者非三物乎此隱居者所
以有志於除惡而不能施於有政内以治之於心外以現之於事者也
故其操守益堅其節義益高乃与其所養之嘉穀所植之佳卉
日進於榮茂而蕃實矣視彼樂天端伯徒取夫娛心而瀉憂者以

為之友其終不至於蕩然而喪志者幾希矣然則金氏之所友真孔子之所謂益友而二子之所友真所謂損友者歟吁余之茅塞也久矣安得資益友之力以治吾心田之荊棘乎

金公涇驗說

前判事金公來語余曰嘗任博州有客從我者中蠱毒殆年不瘥咽針細腹鼓大不能食飲殆將死矣一日甚悶欲見我匍匐而至氣息奄奄然余憫之問所欲食答曰無可欲余妄謂燒酒能下胃中滯氣使飲一爵其人便辭余復強之連進二爵其人便醉匍匐出外發嗽甚劇余懼其死也使人往視之俄報云吐肉伐中登視之滿盛皆生虫如又嗽良久復吐一𥁕差大皆死虫倍前數其人身心便灑然不覺痛處即起立至庭下拜謝其患永除又有家奴忽中風外腎

皆藏腹中唇吻手足已緇黑將死矣余不知療治之術妄意降氣可令腎出和鹽水中着草麻子滿盛馬槽使其奴入卧浸良久腎始微出更添熱水復浸良久腎乃盡出病遂差此二事皆非前聞余妄意而爲之皆幸中焉其術甚易其効甚速余欲人々廣聞而盡知之也故常以語人又謂不若托之書之愈廣且久也故敢告予余曰醫者意也能以意料度而用藥然後可以治病豈盡拘於舊方哉公可謂善醫矣余嘗聞近日有善治食肉毒者秘其藥不敢告人善醫馬者亦然蓋欲神其術而獨專其利其心之隘而不弘如此今公愛人之心救人之切發於至誠故能隨病善意以活人命又欲廣其聞而傳之久既告之於人又托之於書仁心

之廣陰德之厚豈易量哉故樂書之以廣其傳焉已黃庭說以李啓道經
有黃庭者黃者中央土之正色也庭者家之中也蓋指中心之謂
也是知道家專以心機為務矣裵先生德表病免官入于曇始山
中嘗餌地黃因種黃于庭自號曰黃庭余適客金海先生省余
請說黃庭余曰先生少學聖人之道將欲行於天下不可不先正名
也夫所謂黃庭者錄在道藏人所共知吾儒者其可以是為號歟
先生曰昔吾夫子問禮於老子而弟子益進留侯欲與赤松遊而後
世稱高然則道何負於儒哉況如僕者以病故學華佗之五戲慕
真人術士以養吾壽命然後以所學施之於民亦不為晚矣且吾所以
為號者偶出於一時而不啻同於千載也余曰達哉先生之言也黃

庭其中則可以立心黃庭其藥則可以壽民先生之擴充吾以黃
庭卜之先生曰唯唯○

訓子說並序○姜希孟○訓子說者無爲子爲其子龜孫
作也曷爲訓之訓其所不逮也曷不自揆而濫爲之說欲其言則
俚而其意則古昔聖賢之遺意也何以不敢直斥而微示其意欲父子之間言猶婉也龜孫
之詳官歸學也或云爵祿不可辭也或云學業當及時也所論不同使人不能眩於去就於是
諭以大義令赴學稍稍恐有所闕漏畧示筆談且勗之曰日省乎此深究其旨則去就之分明
而進德之事孰禦不爲涓埃之補竊覦于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大抵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
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
汝憂汝若好學在家足以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汝既不能今遠汝者恐
汝在家汨於世務不得專意汝若到彼篤廷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望焉不
然則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亦是舊時伎倆人物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欲
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噫古昔賢哲父子之間勸勉之思懇惻之情亦已想見矣大父之
於子猶農夫之於禾穀也春穀不成終罹飢餓之患教子無成竟致頑愚之禍其糞壤耘
耨之法訓誨屬望之方曷嘗少弛於心放而況垂老之年支多不樂只留俚題夏日冬
夜追悼無期稠人衆會念至涕零居然爲一段悵物爲汝之異望之情當如何哉此吾
說之所以作也爲人父者體吾情而教子爲人子
者憫吾情而孝親則庶幾乎吾說之非空言矣○

盜子說

民有業盜者教其子
盡其術盜子亦頗負其才自以爲勝父遠甚每行盜盜子必先入而後出

捨輕而取重耳能聽遠目能察暗為群盜譽誇於父曰吾無異
於老子之術而強壯過之以此而往何憂不濟盜曰未也智窮於学
成而裕於自得汝猶未也盜子曰盜之道以得財為功吾於老子
功常倍之且吾年尚少得及老子之年當有別樣手段矣盜曰
未也行吾術重城可入秘藏可探然一有蹉跌禍敗隨之若夫
無形迹之可尋應變機而不括則非有所自得者不能也汝
猶未也盜子猶未之念聞盜後夜与其子至一富家令子入寶藏
中盜子耽取寶物盜闔戶下鑰攪使主聞主家逐盜返視鎖
鑰猶故也主還內盜子在藏中無計得出以爪搔爬作老鼠噬齧
之聲主去鼠在藏中損物不可不去張燈解鑰將視之盜子脫

走主家共逐盗子窘度不能免繞池而走投石於水逐者云盗
入中水矣遮攔尋捕盗子田是得脱歸怨其父曰翁獣猶知
庇子息何所負相軋乃甭盗曰而後乃今汝當獨歩天下矣凡
人之技学於人者其分有限得於心者其應不窮而況困窮咈
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者乎吾所以窘汝者乃所以安汝也
吾所以陷汝者乃所以拯汝也不有入蔵迫逐之患汝安能出鼠嚙技
石之奇乎汝因困而成智臨豪而出奇心源一開不復更迷汝當獨
歩天下矣後来為天下難當賊夫盗賤悪之術也猶必自得然後
乃能無敵於天下而況士君子之於道德功名者乎簪纓世禄之
裔不知仁義之美学问之益身已顕榮能抗前烈而軼舊業此

正盜子誇父之時也若能辭尊居卑謝豪縱愛淡薄折節志
学潛心性理不為習俗所撓奪則可以厲於人可以取功名用舍
行藏無適不然此正盜子因困成智終能獨步天下者也汝亦近
乎是也毋憚在藏迫逐之患思有以自得於心可也毋忽○

啗蛇說

滇州之地多產仙藥藥局遣醫問一歲而採藥有醫專是任頻往滇
州始至則藥夫指其徒之一二者曰此是啗蛇者也莫不齒冷食不共
器坐不連席不以人類視之後間歲而往嘲者漸微而前日之所謂啗蛇
者親昵而莫忌又間歲而往則里無所謂啗蛇者而嘲笑之言已絕矣
徐観之人持釵頭木弓張弦小屈木入長林大谷中採藥遇蛇無問
大小輒以弓釵按其首蛇昂首張唇遂以屈木弦挫之蛇齒盡脫

手剥其皮藏于矢筒反飯熟加塩炙之争食無餘久則中毒而斃
者相望噫蛇之蠕動蜿蜒鱗虫而陸處者雖愚者皆知賤悪而趍
避之如有所逼莫不嘔吐震慄何也人性然也滇州之人始也斥其非
猶多有全其性者也中也斥者少而啗者衆然或有全其性者不為
流俗所污者矣終也舉一道莫知其非朝笑一絶而相安於穢俗至
此則人性盡蔽無復論其是非矣一州之民夫豈盡喪其天而不
悟者哉必有作俑而誤之者矣其誤之也必曰蛇亦虫魚之類也肥而
香美近人而易捕論其狀与鱧奚擇哉於是試嘗於口而無所妨
漸狃於心而無所憚積以歳月浸以成風靦然無所愧當是時彼
安知啗蛇之可醜遺毒之可畏哉前日之所嘗非詆者又從而效之曰

彼亦人也口未嘗於味而獨嗜此何耶其必有至味者存乎其中矣吾前之非之者安知不戕於妄而彼之嗜之者又安知不有所見於由是轉相浸染莫知其非哀哉士君子之於貨利聲色亦猶是也孰不知貪饕狂蕩之為可賤玷污喪敗之為可畏然試嘗於心而平念其恥豈聞有齒冷嘲笑之言乎汝當審其戕也毋忽○

登山說

魯民有子三人焉甲沉實而跛乙好奇而全丙輕浮而捷勇過人居常力作丙常居最而乙次之甲卒勤服役僅得滿課而無所怠一日乙與丙約登泰山日觀峯試力爭修蹻履甲亦飭裝乙與丙相視而笑曰泰山之峯出雲表俯天下非健脚力者不能陟豈跛者所能睥睨哉甲哂曰聊且隨諸君末至萬幸也三子至泰山下乙與丙戒甲曰吾曹

飛騰絶壁曾不一瞬可且先行甲唯〻丙在山下乙至山腰日已昏黒甲徐行不已直至山頂夜宿館下曉観日輪湧海三子還家父各詢所得丙曰吾即山麓天日尚早自恃捷傍谿曲径足無不到妖花怪草靡不採擷彷徨未竟暝色忽至覓宿岩下悲風聒耳間水喧豗狐狸野干旋繞啼呼悄然疚懷思欲騁吾力而畏虎豹且止乙曰吾見衆峰排螺青壁削鐵飛走湊高横峰側嶺披討靡遺峯愈多而愈峻脚力随以疲瘵甫及山腰而日已没吾亦假息岩下雲霧暝晦咫尺不辨衣襟冷湿上思山家則尚遥下思山足則亦遠姑安於此而不達矣甲曰吾思吾足之偏跛慮吾行之偏側直尋一路跉跰不輟猶恐日力之不給矣暇

傍行而遠騰乎盡心竭力躋攀分寸登陟未休而從者云已至絶處矣吾仰視天衢日馭可接俯瞰積蘇蒼蒼然不知所窮群山若封衆壑如皺及乎夜景沉海下界黑暗傍視則星辰交輝手理可鑑信可樂也卧未安寢而天鷄一叫東方啓明殷紅抹海金濤蹴天赤鳳金蛇攪擾其間俄而朱輪轉輾乍上乍下目未交睫而大明昇於太空矣眞絶奇也父曰信有若等事也子路之勇冉求之藝而竟未達夫子之墻曾子竟以魯得之小子識之噫進脩德業之序成就功名之路凡自卑而升高自下而逾上者莫不皆然毋恃力以自畫毋怠力以自棄庶幾乎破者之依自勉也毋忽也○

說 三雉

雉之性好淫而善鬪一雄率群雌飲啄於山梁

间每春夏之交叢灌薈欝雌鳴粥粥雄者一聞其聲則必振翮而
至逼人而不疑是怒其他雄之富雌者也虞者中其機飾木葉為
翳捕雄雉為餌持入山麓折管吹之作雌鳴美餌作媚雌之狀
於是雄雉駕怒倏至於前虞者以畢覆之日獲數十余同虞者
雉之欲同欤其有差殊欤虞者曰類萬不同然大槩有三殘山短
麓雉有千群吾逐日而捕或有一至一覆而得者再至再覆而
得者或有一覆不得而終其身免捕者曰何也虞者曰吾荷
翳倚林吹管美餌雉乃側腦而聽延頸而望襯地而飛其来
也如擲其上也如植近吾而目不瞬者一覆可獲也此雉之最
惑忘其禍者也一吹一美而若不聞再吹再弄而心稍動鼓舞

回翔去地尋丈而飛其来也若有懼其止也若有思然迷於
欲而逼於吾則吾得一震後而雉以預防故旋脱而飛吾恐其然
也翌日誤其怠也增修其翳即蔭之時吹管美餌迫真而不
大驚然後僅得捕之此雉之稍驚而知有禍者也其有聞笙音
而決起閔々然飛搏雲霄投林樾而不暇顧者最難捕吾恐其
然也誓于心曰所不得此者吾無事術矣日往山林窺覘百端其
忌人也猶是也吾乃潜形屏息兀若枯木盡吾術然後雉乃近前
然慾心微而戒心勝故乍近乍遠縮々然若有機械臨其上者吾乘
便畢之閃若掣電見影而避其敏如神自此之後非管餌之所可
誘罾畢之所可羅澹然若無雌雄之慾者焉吾安敢投其源而

展吾術乎此雖之最靈而遠害者也吾以此三者觀之足以警世之
好色者矣夫結契蒸朋徵情馳色不恤人言嚴父不能教良友
不得訶嘖靦然為非無所忌憚自羅罪罟終身不悟者一無復可
獲之類也始雖以欲而迷亦能知有禍機而不敢肆一有所窘悔
恨疚懷然猶本情未忘也及其蒸昵之朋相引以誘艷美之辭相招
以怒則翻然忘其愧恥復蹈前轍而終履禍機此再無復而獲之
類也若稟性貞堅清修自賓遠好色而不近恥淫薰而不屑
然與蒸朋相處不為所動則彼以百計中之期同於己然後已也
一念之忽不知所陷墜迷於亂而知悔絕蒸朋逆益友想前非而
忸怩思日新而矜惕卒為善士名重一時此乃一無復不獲終身

免捕之類也吾竊思之吾之善機械騁奇術羅致群雄者正猶惡朋之誘引善類驅納淫邪之地也噫雄之能不從官餌之誘者寡矣人之能不從倭誘之說者寡矣噫父母之情願為一覆而獲之類耶願為終身免捕之類歟汝當察其分也毋忽

○誑溺桶

大市僻處官置溺桶備市人之急士子竊溲者抵以不潔之罪市傍有士夫富不才子潛注溲之其父知之禁之痛子猶不聽日溲不止主者欲梃之畏父威未敢發一市人莫不非之子猶欣然自以為得計人有謹飭不敢溲者子反非笑曰怯哉若人何畏縮乃爾吾日溲猶無患何懼於其父聞其肆呼嘖其子曰市廛乃萬人之海衆目所萃汝以士子公然白日溲溺其中能無愧乎

秖見賤惡而禍或隨之顧有何利而敢犯如此子曰吾始也吾亦
見士子之渡溺也未嘗不唾面辱之一日欲渡甚急姑且渡溺桶
而甚便自是非渡此心不安始則於吾溺也人共喧以笑中則笑者
漸稀而莫吾止也今則衆共傍視而莫有非者然則吾所溺也宜
無傷事體矣父曰噫汝已為人所棄矣始人之共以笑者皆以汝為
士子冀其因此而改行也中也以笑者漸稀然猶以汝為士子也今也
傍視而無人詆者人不以人類待汝也汝觀夫犬豕之渡于途中人
尚齒以笑歟人而為非不為人齒以笑者其此之類也不亦可悲之甚歟
子曰傍人不非而翁乃非之疎者公而親者私何公者不我非而私
者反非我歟父曰惟公故視汝之非棄汝不齒終無非詆其機甚

慘惟私故見汝之非痛心疾首猶冀萬一之改其情可哀汝且觀
之世無親者當無規者我死之後當知我言子出語人曰老翁無
聞知禁我若此居無何其父下世已而子恣溲故處忽聞腦後生
風毒梃加額不覺揮倒絕而復蘇詰其梃者曰何物死虜敢爾搪
揬吾溲於此哉近十年閭市人無敢誰何々物死虜敢爾搪揬梃
者云閭市稔憤而今得伸汝尚搖喙欣傳置市中爭以尾碟擲之
其家舁歸踰月不起追思父訓悲泣自訟曰誠哉夫子之言也鏌鋣
蔵於戲笑卯巽隱於震怒今雖欲聞至論復可得歟嗚咽不自
勝稽顙於柩前誓改前行卒為善士云○升木說　童甲乙樵於山乙
性儇利飛度林表捷如猱猱所得多而美甲性懦不能升木則取宿

草僅補炊爨而已乙詭於甲曰若不知取薪之道乎夫美薪不在平地吾始也取之終日而不盈一擔力竭而功少退而學緣木之術初試之足心酸澁反顧而欲墜既而稍從矣旬月而履高若卑以此求薪然後得諸夫人所不到處去地愈高而得薪愈多吾以是知狃於尋常者無倍蓰之功甲猶然笑曰吾居地面爾居木梢相距不啻尋丈以吾觀之爾詎知距吾遠者不為卑乎以爾觀之爾詎知距爾遠者不為卑乎卑或不卑高或不高高與不高卑與不卑非我與若所定也夫得利厚者其禍深收功急者反致速已乎已乎吾不敢效若矣乙莫知所謂後月餘乙緣崖上百丈喬松取薪失手墜地而絕其父舁歸以溲灌其口良久而氣

復居數月始嗜酒漿析兩股表兩明塊然若行屍今其父造於甲請問卑高之說甲曰夫上下無定位卑高無定名有下則必有上無卑則安有高因下以為上升高以自卑然則高者卑之積下者上之漸恒乎高者其高易卑累於上者其上可下高者失其高求安於卑不可得也上者失其上欲止於下不可得也由是論之卑不愈於高而下不愈於上者乎乙之樵也安上而惡下馳高而厭卑哉何不至於傷生乎人之欲得美薪常情也美薪之多於樹梢危高之所阻也貪其利而忘其危不知高一分則危一分距地遠而身反卑以此誇於人不亦愚乎吾與乙偕樵於山也久矣一日之樵常不及乙之半吾不以為恨者吾有可久之道也乙收功於至險童非而屢棄

雖欲延其力於後日難矣吾雖庸採薪不廢老死而後已未知
孰為髟孰為少孰為高孰為卑也其父歸告於乙相与提携
一痛始悟前説之有利也矜之父老有談此事者無為子書以
戒子弟

論

非柳子厚非國語論 李奎報

柳子厚之非國語余復以為非也左氏親受經於仲
尼凡事之可以因經而附者皆釋於傳採其餘以為國語既載之
傳而又見於國語者亦衆矣何皆誣淫不槩于聖耶柳子所以
非其所非而非之者請先以一二篇明之國語曰周之三川震伯
陽父曰周將亡矣云云柳子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陰陽之氣自

動自休自峙自休是惡乎与我謀或吸或吹如揄如機其孰能知之云々苟如是則山川之崩震果可謂非災耶孔子書春秋地震五山陵崩陁二甚餘災異不可勝紀孔子其可非之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詩可非之歟況伯陽父所言非特左氏書之國語也後至司馬遷班固亦取而載之史矣夫史者標準萬世之書也若誣淫不經之說則二子何取而書之耶國語曰趙宣子驟諫公々使鉏麑賊之鉏麑自殺云々柳子非之曰宣子之諫君為社稷之衛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左氏多於文辭以著其言云々此亦非所非而非之者也大抵人之於人雖素

所賢之者當其時有見其失而非之者素所未賢者或於後有見可敬而禮之者麑雖素聞宣子之賢以君命也不得不往焉則殺之其任也既若復見其失則殺之心愈堅矣及見其盛服假寐而後益賢之而不忍害焉乃反自殺是固義也故左氏既書于傳而又載之國語矣柳子何於傳不非而獨於此非之耶凡非其所非而非之者多此類也○

屈原不宜死論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節若伯夷叔齊者是已比干當紂時甚惡不可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武王伐紂猶有慚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畢異於是死

不得其所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説之蔽明邪謟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為王竉遇專任國政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為上官大夫所譖見疎於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為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王之不寤滅跡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反為令尹子蘭所譖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因至是雖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為離騷多有悲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之惡而迺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為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之文以弔其冤益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水有盡此惡何滅且紂之惡久已浮於天下雖比干

不死未免為獨夫而取刺於萬世矣武王舉大義忘小嫌卒王天下功業施于萬世矣則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損也况二子非武王之臣也廼紂之臣諫伐其君而死以成其節也何与於武王哉君懷王則聽讒疎賢而已當時此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而顯其君之惡耳余之此論廼所以雪原之冤而並貶其君之惡庶以諷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嗚呼

○秦始皇不焚周易論

傳有秦始皇欲愚天下黔首坑儒生焚詩書而以周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之余以為此天之意也非秦皇之意也何以言之秦皇既欲愚黔首而焚詩書坑儒士則五經莫智莫神於羲易也豈獨置

此書乃反神其人智其民耶若要其卜筮則卜筮者惟深於易者然後能之也深於易則儒之流也然則向之坑儒之意左矣若存其人而亡其書則他經亦尒然則向之焚詩書之意戾矣且天生神物曰蓍龜中之以河圖洛書繼之以聖人聖人受命而生演八卦定乾坤以通神明之德於是乎有易焉經不云乾坤成則易立乎其中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此觀之易者生於天者也天欲廢之則如勿生苟不廢焉則寧不勝一秦皇而使焚之於以滅天地之道耶余是以曰是天之意非秦皇之意也不然與他書同矣烏在為神明之書天地之用歟

○為晁錯雪冤論

古之人論漢之英明之君則首稱文景然以誅錯事觀之景帝不足謂之明矣且國

反非臣之所能專斷而行之者也陳其利害而取斷於君上者臣之職也受下之謀議商酌可否而後行之者君之明也錯既為漢臣患諸侯之彊大難制欲因過削地以尊京師此可謂忠於國者也遂以此奏於上上亦不能獨裁與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而後行之則咎不獨在錯矣脫七國實為錯而發兵者業已用其計而致此則是亦朝廷之恥也宜徐觀其變然後誅之未晚也錯之削諸侯亦非不慮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禦之任有不可而後誅之亦可矣況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為反計數十年而後與六國發之則名雖誅錯其意不在錯也苟其勢可以抗京師則雖急斬錯以謝祇自示中國之輕耳終不為罷兵明矣苟不能以區

區七國結抗京師則雖不誅錯其若子何耶其誅之也雖術自
工心猶為不可況聽其讎者之說以戮忠臣內為袁盎復讎外為
諸侯報仇其不明孰大焉又使中尉紿載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
而斬一鼂錯何必詐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過孰甚焉惜也銳於為
國遠慮而反受誅戮鼂錯之冤不亦甚乎以文帝之疎斥賈誼
較諸此則彼特過之小小者耳況誼之斥也未幾復徵傅上之愛子
而其策雖未盡見用其所採而施於世者亦多矣則不可謂大失其
志者也然後世猶以不大用為之冤也況如錯者乎余是以識景帝之
不明以此雪錯之深冤也嗚呼有勞力扶我身者誤而必失其手則
未及踣地而敢怒斥耶○右食論○鄭道傳 食之於人大矣哉不可一日而無

食亦不可一日而苟食無食則害性命苟食則害義理洪範八
政食貨為先重民五教惟食居首子貢問政則夫子以足食告
之此古之聖人知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食故皆汲汲於斯教以稼穡
制以貢賦軍國有須祭祀賓客有給鰥寡老幼有養而無匱乏
饑餓之嘆聖人之慮民也遠矣上而天子公卿大夫治民而食下而農
工商賈勤力而食中而為士者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
者而食此古之聖人知不可一日而苟食自上達下各有其職以受天養
其所以防民者至矣不居此列者姦民也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金
剛經曰爾時世尊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大釋
迦年尼者以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畔女織為不義出人倫之外

去稼穡之事絶生生之本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其道是天下無人也果有可乞之人乎是天下無食也果有可乞之食乎釋迦牟尼者西域王之子也以父之位為不義而不居涖治民者也以男耕女織為不義而去之何勤力之有無父子君臣夫婦則非守先王之道者也此雖一日食一粒皆有食也信如其道誠不食如蚯蚓然後可也何為乞而食乎且食在自力則為不義在乞則為義乎佛氏之言無義無理開卷便見攷論之耳

傳

孔方傳　○林春

孔方字貫之其先嘗隱首陽山居崛穴中未嘗出為世用始黃帝時稍採取之然性強硬未甚精煉於世事帝召相工觀之工

兒視良久曰山野之質雖磊苴不可用若得遊於陛下之造化爐錘
間而刮垢磨光則其資質當漸露矣王者使人也器之願陛下無
與頑銅同棄爾由是顯於世後避亂徙江游之炭爐步因家焉父
泉周太宰掌邦賦方為人圓其外方其中善趨時應變仕漢為
鴻臚卿時吳王濞驕僭專權方與之為利焉武帝時海內虛耗
府庫空竭上憂之拜方為富民侯與其徒充鹽鐵丞僅同在朝僅
每呼為家兄不名方性貪污而少廉隅既摠管財用好權子母輕
重之法以為便國者不必　在陶鑄之術爾遂與民爭錙銖之利低
昂物價賤穀而重貨使民棄本逐末妨於農要時諫官多上
疏論之上不聽方又巧事權貴出入其門招權鬻爵升黜在其

掌公卿多擾節事之積實聚斂券契如山不可勝數甚接人遇物無問賢不肖雖市井人苟富於財者皆与之交通所謂市井交者也時或從閭里惡少以彈碁格五為事然頗好然諾故時人為之語曰得孔方一言重若黃金百斤元帝即位貢禹上書以為方尚劇務不達農要之本徒興管權之利盡國害民公私俱困加以賄賂浪藉請謁公行蓋貢且秉致寇至大易之明戒也請免官以懲貪鄙時執政者有以穀梁學進以軍資之將立邊策疾方之事遂助其言上乃領其奏方遂見廢黜謂門人曰吾須遭主上獨化陶鈞之上將以使國用足而民財阜而已今以微罪乃見毀棄其進用与廢黜吾無所增損矣幸吾餘息不絕如綫苟括囊不言容身而

去以萍游之迹便歸于江淮別業垂綸若冶溪上釣魚買酒與閩商海賈相浮酒船中以了此生足矣雖千鍾之祿五鼎之食吾安肯以彼而博此哉然吾之術其久而當復興乎晉和嶠聞其風而悅之致貲巨萬遂愛之成癖故魯褒著論非之以矯其俗唯阮宣子以放達不喜俗物而與方之徒杖策出遊至酒壚輒取飲之王夷甫口未嘗言方之名但稱阿堵物耳其爲清議者所鄙如此唐興劉晏爲度支判官以國用不贍請復方術以便於國用語在食貨志時方沒已久其門徒遷散四方者物色求之起而復用故其術大行於開元天寶之際詔追爵方朝議大夫少府丞及矣宋神宗朝王安石當國引呂惠卿同輔政立青苗時天下始騷

然大因蘇軾極論其奸欲盡斥之而反為所陷遂貶逐由是
朝廷之士不敢言司馬光入相奏廢其法薦用蘇軾而方之徒
稍衰減而不復盛焉方子輪以輕薄獲譏於世後為水衡令贓
發見誅云史臣曰為人臣而懷二心以邀大利者可謂忠乎方遘
法遇主聚精會神以極手下寧之契櫝受不貲之寵當興利除
害以報恩遇而助濞擅權乃樹私黨排忠臣無境外之交者也
方沒其徒復用於炎宋阿附執政反陷正人雖脩短之理在於
冥冥若元帝納貢禹之言一朝盡誅則可以滅後患也而止加裁
抑使流毒於後世豈先事而言者嘗患於不見信乎○趙先生傳○李
奎報
趙聖字中之酒泉郡人也少為徐邈所愛遂名而字之遠祖

本温人恒力農自給鄭伐周獲以帰故其子孫或布於鄭宮
祖史失其名祖年徙酒泉因家焉遂為酒泉郡人至父醴始仕
為平原督郵娶司農卿穀氏女生聖〻自為兒時已有沉深局量
容諸父目愛曰此兒心器當汪〻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与卿談不若与阿聖樂及長与中山劉伶潯陽陶潛為友二人嘗謂
曰一日不見此子鄙吝萌矣毎見移日忘疲歎心醉而帰州辟糟邱椽
未及就又徵為青州從事公卿交口薦進上令待詔公車居無何召
見目送曰此酒泉麴生耶朕飲香名久矣先是太史奏酒旗星大
有光未幾聖至帝亦以是益奇焉即拜為主客郎中尋轉為
國子祭酒兼禮儀使凡掌朝會宴饗宗廟蒸嘗酌獻之禮

無不稱旨上器之擢置喉舌待以優禮每入謁命舁而升殿呼麹
先生而不名上心不懌及聖入見上始大笑凡見愛皆此類也性醞藉
日親近与上無少忤由是益貴幸從上遊宴無節子酷醲醳倚
父寵頗橫恣中書令毛穎上疏劾奏曰倖臣擅寵天下所病今
麹聖以斗筲之用幸登朝級位列三品酒有三品內深賊害中傷人
故萬人叫號疾首痛心此非醫國之忠臣乃實毒民之賊夫聖之
三子憑恃父寵擅行放肆為人所苦請陛下并賜死以塞衆口書
奏子酷等即日飲酖自殺聖坐廢為庶人鴟夷子亦嘗善聖故
亦墮車自死初鴟夷子以滑稽見幸与麹聖相友每上出入託於
屬車鴟夷子嘗困卧聖戲曰卿腹雖大空洞何有答曰足容卿輩

數百其相戲謔如此聖既免齊郡鬲州間盜賊群起上欲命討
難其人復起聖為元帥聖持軍嚴與士卒同甘苦灌穗城一戰
而拔以等長樂阪而還帝以功封為湘東侯二年工既乞退曰臣本
甕盎之子少貧賤為人轉賣偶逢聖王垂念優納拯於沉溺容若
江湖有忝洪造無闕國體前以不謹退安鄉里雖蒙雨露之垂盡幸
餘滴之得存敢欣日月之明更發醯雞之覆且器盈則覆物之常
理今臣遇痟渴之病命迫浮漚庶一吐命音使退保餘生帝優詔不
允遣中使賫松桂菖蒲等藥物就其第省病聖累表固謝上不
得已許之遂歸老故鄉以壽終弟賢官至二千石子醅酸酞醂脓桃
花汁學仙族子醍醐醶皆籍屬萍氏云史臣曰麴氏世本農家聖

以醇德清才作王心腹斟酌國政有沃帝心幾致太平既醉之功咸哉及其蒸竊幾亂國經雖禍及於子無憾然晩節知足自退終以壽終易曰見幾而作聖庶幾焉〇

清江使者玄夫傳

玄夫不知何許人也或曰其先神人也兄弟十五人皆體巨絶有力焉天帝所命扶五山海中者是已至子孫形寖小亦無以力聞者惟以卜筮為業相地之利害不常厥居故其鄉里世系不得詳焉遠祖文甲堯時隱居洛濱帝聞其賢聘以白璧文甲負圖來獻帝嘉之因封洛水侯曾祖自言上帝使者不言其名指洪範九疇授伯禹者是也祖白若夏啟時鑄鼎於昆吾與翁難乙致力有功父重光生而有文在左脅曰月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諸侯諸侯為帝王因採其文名之玄夫尤況遂甚毋

夢瑤光星入懷因而有娠始生相者曰背法盤卯文成列宿必神聖之相乎及壯覃研曆緯凡天地日月陰陽寒暑風雨晦明災祥禍福之變無不逆知又学神仙行氣導引不死之方性尚武常介而行上聞其名使〻聘焉玄夫傲然不顧乃歌曰泥塗之游其樂無涯中尉之竊寧吾所期笑而不答由是不能致其後宋元王時豫且強逼之將致於王未及謁夢有人玄服輜車而來告曰我清江使者也將見於王明日豫且果以玄夫來謁王大悦欲爵之玄夫曰臣為豫且所強且聞王有德故来見耳爵祿非本志王豈欲留而不遣耶王欲放遣因衛平密諫乃止即調為水衡丞又遷授都水使者俄擢為太史令凡國之施為

注措動作興亡事無大小莫不咨而後行上嘗戲曰子神明之後且明吉凶不早自圖落豫且之謀為寡人所獲何也玄夫曰明有所不見智有所不及故有王笑之其後莫知所終至今搢紳間有慕其德用黃金鑄像而佩之者胄子曰元緒為人所烹臨死嘆曰行不擇日今而見烹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其慷慨如此次子曰元守浪遊吳越間自號洞玄先生次子史失其名形極小不能卜唯升木捕蟬亦為人所烹其族屬或有得道至千歲不死所在有青雲覆之者或隱於吏世號玄衣督郵云史臣曰察至微防未兆聖人容或有差以玄夫之智不能杜豫且之謀又不救二子之烹況其餘哉昔仲尼厄於一匡又使

門人子孫未免於醞嗚呼可不慎乎○盧克清傳盧克清者不知何
許人也官止散官眞長同正家貧將賣宅未售而方因事之
外郡其婦與郎中玄德秀受白銀十二斤賣之及克清還京
師見其直多剩遂持三斤詣德秀曰余嘗買此宅只給九斤
耳居數年無所加修而剩得三斤非理也請還之德秀亦義
士也拒而不納曰爾何獨守公理而余不爾也遂不受克清曰余平
生義不爲非豈可賤買貴賣黷于貨乎設閣下不從請盡納
其直復受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余豈不逮克清者
耶遂納其銀於佛寺聞者莫不嘆息曰末俗奔競之時亦有
如此人者乎余恨記事者不詳其家世及餘所行而已○竹夫人傳○李穀

夫人姓竹名憑渭濱人箕之女也系出於蒼筤氏其先識音律
黄帝采擢而與樂爲虞之簫亦其後也蒼筤自崑崙之陰徙震
方伏羲時與韋氏主文籍大有功子孫皆守業爲史官秦之虐也
用李斯計焚書坑儒蒼筤之後寖微至漢蔡倫家客楮生者頗
學文載筆時與竹氏游然其人輕薄且好浸潤之譖疾竹氏剛直
陰蠧而毀之遂奪其任周有竿亦竹氏後與太公望釣渭濱太
公作鉤竿曰吾聞大鈞無鉤釣之大小在曲直曲直者可以釣國曲者不
過得魚也太公從之後果爲文王師封於齊竿平賞以渭濱爲食
邑此竹氏渭濱之所起也今子孫尚多若篠簜箖箊篬筳是已徙揚州
者稱篠簜入胡中者稱蓬竹氏大概有文武幹世爲遷筵笙等禮

樂之用以至射漁之微載在典籍班班可見唯符性至鈍心塞
不学而終至貧隱而不仕有一弟曰簹与兄爲名虛中直己善
王子猷子猷曰一日不可無此君因號此君夫子猷端人也取友必
端則其人可知娶益母女生一女夫人是也總角有貞淑姿隣有
宜男者作淫詞挑之夫人怒曰男女雖殊其抱節一也一為人所
折豈可復立於世宜生慚而去豈牽牛子之輩所可覬覦也既長
松大夫以禮聘之父母曰松公君子人也其雅操与吾家相侔遂妻
之夫人性日益堅厚或臨事分辨捷疾若迎刃而解雖以梅仙
之有信李氏之無言曾且不顧而況橘老李子乎或值烟朝月
夕吟風嘯雨蕭洒態度無得而狀好事者竊寫其真傳之

為賓若文与可蘇子瞻尤好写松公長夫人十八歲既学仙遊
穀城山石化不返夫人獨居泣〻歌衛風甚心揺〻不能自持然
性好佚史失其年五月十三日移家青盆山因酔得枯渇之疾
遂不理自得疾依人而居既節益堅為郷里所推三邦節度使
惟箇与夫人同姓以行狀聞贈節婦史氏曰竹氏之先有大功于
上世其苗裔皆有材抗節見稱於世夫人之賢宜矣噫既配君子
為人所倚而卒無嗣天道無知豈虚語哉乚

草溪鄭顕叔傳 ○李稙

草溪有
隠君子鄭上舍者我先人稼亭公同年進士也有子曰習仁字顕叔
稙之識其面久矣而未嘗接殷勤之歡不知其為上舍子顕叔亦
不以為言顕叔有志氣有才華使酒敢言同列憚之乙未春益

山李侍中於漢安政堂典貢舉顯叔對策高中掌教成
均用其勞入斎官不詭隨不苟合搢紳皆願内交而顯叔視
之蔑如也被遷出知常州將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災畐焚
者顯叔曰人臣不蹈非彝災也從何而生君其無妄君子順受
之而已矣疾病之未作也吾調爕焉而已矣既作也吾藥餌焉而
已矣將死也臓腑必有先受者而不可救矣消災畐於我何哉救
吏撤去或曰以之而為禱坐卧之傳者之過也州有塔顯叔訊其
名吏以無信告顯叔曰信乎吏曰敢無稽顯叔詢諸士大夫老
而家居者皆曰然顯叔曰異哉惡木不息也盜泉不飲也
夫何故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為一邑所瞻視而以無

信表之者乎去粟人無以自生也去兵人無以自衛也然且
去粟与兵如棄弊屣然而不敢去信吾夫子已言之又敕州
吏刻日責之用其執以修貢館焉會柄用大臣倭俳甚欲
置顗叔死地廷臣憐其志多為顗叔白上者乃得免於是顗
叔名益重矣柄用者既誅起顗叔知梁州又知密城所至
折強扶弱威惠並著禁淫祠撃其巫覡顗叔之常事也
故異之其入為都官郎也不祭土地又欲去消灾當處旱不
果顗叔母歿廬墓三年父歿亦如之悲哀之至人多稱之忠臣
出孝子門信矣今上嗣政急於求賢宰相素重顗叔名奏
授典校令即秘書監也賜三品服榮遇矣而有日本之行知

顯叔者皆為顯叔危之甚子今年進士狀元號泣于天人
衆之不忍聞也顯叔恬然義形于色曰生而必死何擇地焉臣
而有君何避事焉且吾志在立功雖異域不憚也矧東方號
為君子不死之國也哉矧今兩國之好始通驩然相接也哉
雖然使乎其間者猶未絶也吾之行也必將使噬嗑而享焉
耳若夫秉桴之意採藥之跡雲皇雉紀之典當為諸公詳之
於是諸公競為歌詩將以遺之野次禧以世交之故不宜默默方以
李浩然所言為擾撰次之浩然倜儻士也言不妄又曰顯叔之守
墓以父將佛日讀佛書遂成誦久而不忘孝子之不忍死其親
此一日出訪友人其家適藏僧僧諷經數部顯叔在傍誦如流

僧意必信士也問姓名顗叔即應曰壞塔鄭某也一座大笑君子服其強記去日本使問顗叔之為人於館伴館伴以實告日本使倂者也畏其剛烈乃曰斥佛者吾律所不与請易之於是不果行。鄭沉傳。(鄭道傳) 鄭沉羅州人也仕州為戶長善騎射不事家人生產洪武四年春以全羅道按廉使命奉濟州山川祝幣航海而去与倭賊相遇衆寡不敵舟中皆懼議將迎降沉獨以為不可決意与戰射賊應弦而斃賊不能逼及矢竭沉知事不濟具袍笏正坐賊驚謂曰官人也相戒莫敢害沉自投水以死而舟中人皆降賊死者唯沉而已其鄉人皆惜其死之不幸而愚其果於自死也鄭先生聞而悲之為之作傳且曰嗟

乎死生固大矣然人性、有視死如歸者為義與名也彼自重之士
當其義之可以死也雖湯鑊在前刀鋸在後矢石注於上白刃交於
下觸之而不辭蹈之而不避豈非義為重死為輕歟果有能言之
士述之於後著在簡編其英聲義烈照耀人耳目聳動人心志
其人雖死有不死者存焉彼好名之士甘心一死而不以為悔今夫沉
之死也國家不得知又無能言之士為之記述以垂於後則沉之忠
義與水波而俱逝矣吁可悲也且以子路之賢結纓之事人以為
難沉一鄉曲吏耳而知降賊之不義雖在急迫之時能不失其
正且盛服待死賊人見之凜然莫敢犯則其忠壯之氣有以折服
頑惡之心矣賊既不能害勇於自裁投之不測之淵無一毫污染

從容就義慷慨殺身雖古人不及也此皆出於天質之美又非好名之士有所為而為者比也忠義之烈如此而世無知者雖在鄉黨不過惜其死之愚耳嗚呼誠使人無死則人道滅久矣當寇敵脅降之時忠臣非死何以全其義當強暴侵逼之時烈女非死何以保其節人遭難處之事能不失其正者幸有一死焉耳以今言之倭寇作患將三十年于茲族姓士女多被虜掠甘為僕妾而不辭甚者為之行諜指道視其所為曾狗彘之不若而不以為愧無他畏死故也其視沉之死為如何哉且在平居之時聞人行義常自激昂策勵思効其萬一至於一朝親履其度畏慴恐懼奪於利害偷生負義者皆是況不知其死之為義而以為愚

乎況其先泯滅而不傳乎嗚呼操行之難而名姓翳然又為時俗所侮笑者豈獨沉哉此傳所以作也

司宰少監朴強傳○權近

朴強寧海府人也世為本府吏寧海即古德原都護府東女真入寇城陷強為知官以所管甫城歸于福州羣邑恥之莫得申理時強之曾祖成節適為上計吏如京遂訴于都堂聞于内陞為禮州牧復還甫城鑄州牧印以賜至今所用即其印也州之人士仕于朝者及居鄉者皆歸功于成節聽其免役成節曰吾今老矣雖免吾役不復能為士矣請免吾子孫衆皆曰然署牌以給故其子孫學如及其孫天富皆不役于鄉天富即強之父也玄陵潛邸在燕都天富實從之天富有力能以一臂擔玄陵周麾而呼玄陵樂而愛之及明陵

薨帝命玄陵爲王卓駕將啓行本國宦者龍鳳有寵白于帝
替立忠定其從玄陵者皆附新君獨天富入見玄陵悵然曰惟爾
尚獨在耶雖孤豈無歸國之日爾留當與我偕行孤若得返不
敢忘孤今欲往上都爾能從我耶天富跪曰臣惟命矣遂奉以
往〻戍時皆負而行後未及繼統之日先自燕浮海而來船敗而死
至正辛丑紅賊陷京城玄陵幸安東遣軍收復強始應募從摠
兵官鄭世雲及將戰賊於城中以築寨拒守諸軍不得進強乃下
馬入一屋得板扉携以進爲梯而上板到大呼賊登寨者皆懼而
墮自相蹂躪強隨而下亂斫數十級諸軍繼進開門入斬賊魁
沙劉由是大捷摠兵官壯之欲超資以賞擬以中郎置簿而記既

而三元帥報摠兵官申是石渴如所擬乃拜散員歲癸卯從元帥朴
春赴泥城二渡江偵伺以勞除別將于時叛臣崔濡立支庶嘗爲
僭者爲王侵疆陷隨州諸將拒却强爲先鋒追奔至鴨綠江而
還又陞郎將乙巳上聞强勇力且念其父負戰之勞召見之令衛
有力者相抵衛士連跌上大悅賜廩米俄授中郎將命充宿衛
丁未倭犯西江遣羅進等泛海追捕与强俱上賜鐵甲弓劒
遇倭屢捷浩武辛亥冬佐元帥李希泌往攻欝羅山上又賜
馬從遣攻城先登獲渠帥既還拜司宰少監累遷禮儀摠郎
厥後退于鄉丙寅國家遣元帥陸麗鎮寧海强又從之与倭
戰于雞林松蘿村奮劒斬五六級陸公申報于朝加中顯書

雲臣戊辰十月為五山島兵船都管領倭艦奄至圍我船
將侵寧海城彼衆我寡人心洶懼強一箭射中賊魁連中
四五級賊乃解圍去不敢復來一郡迄今奠枕強之力也己巳
冬余謫寧海始知強日來謁余禮恭言寡粗知書聞余講說亹
亹樂聽不能去余以為謹厚者而重之未嘗知有異能也前判事
白公堦亦居是邑以仕栢堂嘗為摠兵官參佐掌文簿引強與
俱親自擔旅援寨者也具為余語之然後知強勇且有功而不
伐益可重也時強年已五十九膂力不小衰軀幹魁奇鬚髯鬑
張性不能飲酒鄉人戲曰觀其貌若可飲數斗而其口不能吸一
滴大抵壯有力者多使酒強不飲又可尚也嗚呼辛丑之難能先

登克復都城癸卯之役為先鋒糾逖王一邊其功不旣大矣乎自兵興以来忠義之士見危授命奮臂先呼冒白刃摧堅鋒得雋制敵以立異功上無薦拔之知下無紀述之友數奇不偶事泯不傳卒死閭巷草木同腐哉何人哉是可哀也已故於強為立傳云

○楮生傳○李啓

生姓楮名白字無玷會稽人也漢中常侍尚方令蔡倫之後生之生也浴蘭湯弄白璋籍白茅故濯濯也其同母弟十九人皆与之親睦造次不失其序性本精潔不喜武人樂与文士游中山毛学士其契友也每狎之雖點污其面不拭也学而通天地陰陽之理達聖賢性命之源以至諸子百家之書異端寂滅之教無不記識班班可見漢策士以方正應科遂上言曰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并用縉帛并不便臣雖

不腆請以心膂代之如其不效請墨之和帝使驗果然強記百無一失
方策可不用也於是褒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萬字軍遂以封邑為
氏楮膚麻頸魚網　根四人亦同奏章以不克如奏免既而學長生
之術不衝風雨不食羶魚每於春七日吸陽精祛塵埃重惠其衣而
靜勝烏晉左太沖作成都賦生一見記誦人競傳寫雖雅相知罕
得接見後受王右軍墨蹟而其楷法妙天下仕梁臣太子統同
撰古文選以傳于世承詔與魏收同修國史以收好惡不公謂之穢
史請辭顧與蘇綽同考計帳詔許之於是朱出墨入綜覈明白人
稱其能其後得幸於陳後主常與狎客女學士上筆賦詩於臨春閣
及隋軍度京口陳將密啓告急生秘不開封以與陳敗大業間

与王冑薛道衡事煬帝吉空庭草燕泥之句尋以帝不欲人出其右遂見誅略則卷而懷之唐興置弘文館生以本官兼学士与諸遂良歐陽詢講論前古商確政事以致貞觀之治及宋興濂洛諸儒共闡文明之治司馬温公方編資治通鑑謂生為博雅毋与資馬會王荊公用事不喜春秋之学指謂破爛朝報生不可遂斥不用逮于元初不務本業惟商賈是習身帶錢貫出入茶坊酒肆較其分銖人或鄙之元亡仕于皇明方見寵任其子孫甚衆或世史氏或門詩家草封禅錄登庸在官者錢穀之知數從戎者託甲兵之功其職事雖有貴賤而皆無曠官誚自以為大夫之後羣皆帶素云太史公曰武王克殷封帝叔度於蔡相

付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輔之蔡叔流言於國周公放之其子胡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卿士成王復封胡於新蔡是爲蔡仲其後楚共王虜哀侯以歸以其不敬息夫人也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繆侯齊桓公以其不絕蔡女而他適虜繆侯以歸繆侯卒子甲午立楚靈王以靈侯父仇故伏甲醉而殺之圍蔡滅之乃求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徙居下蔡楚惠王復滅蔡虜侯其後遂微嗚呼王者之後承世積厚德以有國家而其盛衰氣化使然也蔡本周之同姓介於強國橫被侵伐延綿終不墜其遺緒至于漢末遂以封邑易其姓國變而爲家家大而子孫滿天下者吾惟蔡氏之後見焉○星主萬氏家傳○鄭以吾聰羅之境初未嘗有人其山奇秀曰

漢拏窟在雲海渺茫之上降其神靈和氣化生神人于山之北毛
興穴三者同時湧出曰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而高乙那即高氏
鼻祖也俱漁獵以為食譜云日本國主生女七人遣四女于丹秋國
丹狄即所謂赤狄之種也命其女三曰西南海有山原秀生神人三
昆季將建國無婉偶若輩可注事之後世子孫必繁衍盛多
矣乘之以全木舡蓋犢五穀牛馬之種且使神人衛而送之至耽
羅東海之濱神子三人出獵遇之其衛護神人乃紅鞋紫衫者
也凌空而去三子分娶之卜毛興穴近　地以居數年間產業俱
就其後漸大至高乙那十五世孫高厚與其弟高清將朝見
新羅有客星先現觀臺報云異邦神人來朝之徵也既而高厚兄

弟渡海初泊耽津遂至新羅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現之故賜高厚
爵星主且令高清出王之胯下愛如己子爲王子賜邑號曰耽羅蓋
自耽津至新羅故也羅史載之甚詳及前朝太祖統三之初星主
高自堅王子梁且美即良乙那之後改以梁聲相近也世一朝見太
祖待以優渥晝日三接飲食供帳殆擬王者自宰從至於櫂夫賚
予稠疊蓋所以寵異之也然世襲星主王子而已未有筮仕王國而
顯名者高維始以賓貢請王乙酉首中南省試明年丙戌李作
楨榜第三人官至右僕射子兆基舊名唐愈睿王丁亥韓即
由榜登科仁王朝出入臺閣好直言敢諫相毅王知戊辰擧位
至平章判吏部事名逆獵〻有詩集二卷行于世平章子廷益之

子高適敍其眷端曰子廷琥職綴三品与其　誠明俱早歿惟
廷益元王癸巳春乞退還鄉先儒崔瀣詮東人文曰無子有三女
盖未之知也高適元王辛酉登第即入金闈因覲親還鄉峕及
至元八年辛未夏神義軍三別抄叛入耽羅至十年癸酉夏四
月國家濟師討之盡殲以高適為留摠管特令安集餘民戊寅
夏赴朝覲授金牌甲申改摠管府為軍民安撫使事繼世遂
顕爲五世孫仁坦襲爵至元辛巳元朝欲征日本勅前期備戰艦
九百艘軍資器仗一切幹辦故令下耽羅使造一百艘儲待應
副亦無有闕其計皆自仁坦出也至元二十一年又受宣命金牌
明威將軍安撫司使二十九年以征東行中書省劄付充耽羅

指揮使至是乃与副使文昌祐同知金瑄定議奏達元朝還屬
本國忠烈王嘉其忠誠特使譯語郎將鄭恭任良㵎宣旨爲
星主雲麾上將軍賜紅鞓紫衣寶蓋賚予不貲紅鞓寶蓋
之賜自新羅權輿爲忠烈若曰自羅代直至于今徇國赤誠爲
可惜也星主之職永世毋墜仁坦傳之同母弟守佐無後仁坦之
子高碩者爲西道副千戶後碩之家子順良傳襲星主弟順元
從之子戶曹典書高臣傑洪武己酉爲西海道副千戶越七年玄陵
興師討哈赤後仍以臣傑爲副千戶明年乙卯車玄有內成畢構逆
煽亂殺本國萬戶臣傑乃与王子文忠傑議請於國討平之車玄有
之黨知之三日圍高文二家盡殺六畜高文二人僅以身免伏國之靈

克巳其黨丙辰丁巳倭船六百許艘周廻而入臣傑中箭盡忠禦之
受職賞甲子加星主仍賜紅鞓紫袍寶蓋及弓矢表裏宣醞臣傑
生四子曰鳳仁鳳義鳳禮鳳智仁義俱早逝鳳禮字伯恭鳳智仲
明事我 太祖康獻大王鳳禮位至摠制鳳智折衝上將軍鳳禮
以長襲星主而鳳智先卒子令司醞署令得宗廬墓盡禮土人
皆慕之告于朝旌異其門閭令 上甲午得宗為義盈庫直長條
列耽羅事宜上書闕下盡陳民獘是年秋 上臨軒策士得宗
對策中乙科十三人明年襲星主累轉為司憲監察刑曹都官佐
郎禮曹佐郎戊戌秋七月奉使歸故鄉士林榮之得宗謂以吾曰
吾宗肇基毛興之穴自新羅式至于今世襲星主服事王家赤

心無已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懼其湮沒無以示來裔然世次譜
牒不全始以大槩爲請以吾聞伊尹生於空桑傅說降於傅巖嘗怪
而疑之及讀生民詩傳先儒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
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觀得宗先世如此而後有以知神人
之生異於人也宜其大碩顯融磊砢相望無替其世職也况吾得宗
年未立而志愈謙光其奇氣偉節蔚然有平章之風迹嗚呼高
氏其未艾哉

烈婦崔氏傳

烈婦姓崔名某全羅道靈光郡人移居晉
州蓋不知自何世也都染署丞仁祐之女晉州戶長鄭滿之妻生子女四
人其一未脫襁褓中歲己未八月倭賊陷晉州闔境奔竄無敢禦
者時滿因吏役如京賊攔入崔氏居里烈婦年方三十三且有姿色

抱負攜持其子女走避山中明日賊四出驅掠見烈婦露刃以
驅烈婦抱木而拒之罵賊曰等死爾污賊以生無寧死義罵不
絕口賊推刃洞貫遂斃死於木下賊屬十歲女八歲子以退獨留年
方六歲在死側小兒猶飲乳血淋漓入口亦斃焉其家收斂而復完
將屍草殯以待亂還及己巳歲都觀察使張夏上其事旌表門
閭兄子習鄉役云史臣曰夫人心之極世變之不能奪遺世如此雖
烈丈夫決死生猶難況一婦人乎非不知賊之殘忍以不污賊之
義激於衷而重於生也今江城死節之地也山泉雲慘水聲嗚
咽令過者豎髮起立嗚呼烈矣哉○

慵夫傳

○成俔 慵夫不知何許人也
凡諸謀為一於慵故世呼為慵夫官至散官直長家有書五

手巻而慵不披頭痛體疼而慵不醫在室慵坐在途慵行茲
茲然若木偶人也闔室患之謁巫而禱之卒不能禁也勤須子
学既成慨然有濟人之志以其学来攻慵夫方以慵之病踸踞
散髮瞠目而坐勤須子曰自古人也莫不以勤而生以慵而敗是故
聖人皆以勤自守文王日昃不暇禹惜寸陰勤也不寧猶是風雨也
霜雪也周乎四時載育萬物者天之勤也天可学也不可違也違
天不祥慵夫莞爾而笑曰我則教子々何教於我人生百年心形
俱勞晝則營々作役朝夕乎奔走無不為也夜而假寐吟囈而
達朝復何用哉至人不如是也揉戈而逐之勤須子良久而思之曰余
知術矣於是盛酒于器随之以鄭聲倡同而進曰今日風氣暄和

鳥鳴于山思与子鬯歡呵乎慵夫欣然而笑投袂而起履及於門
杖及於道數十年之慵一時頓盡相与舉酒大噱後遂以勤終焉